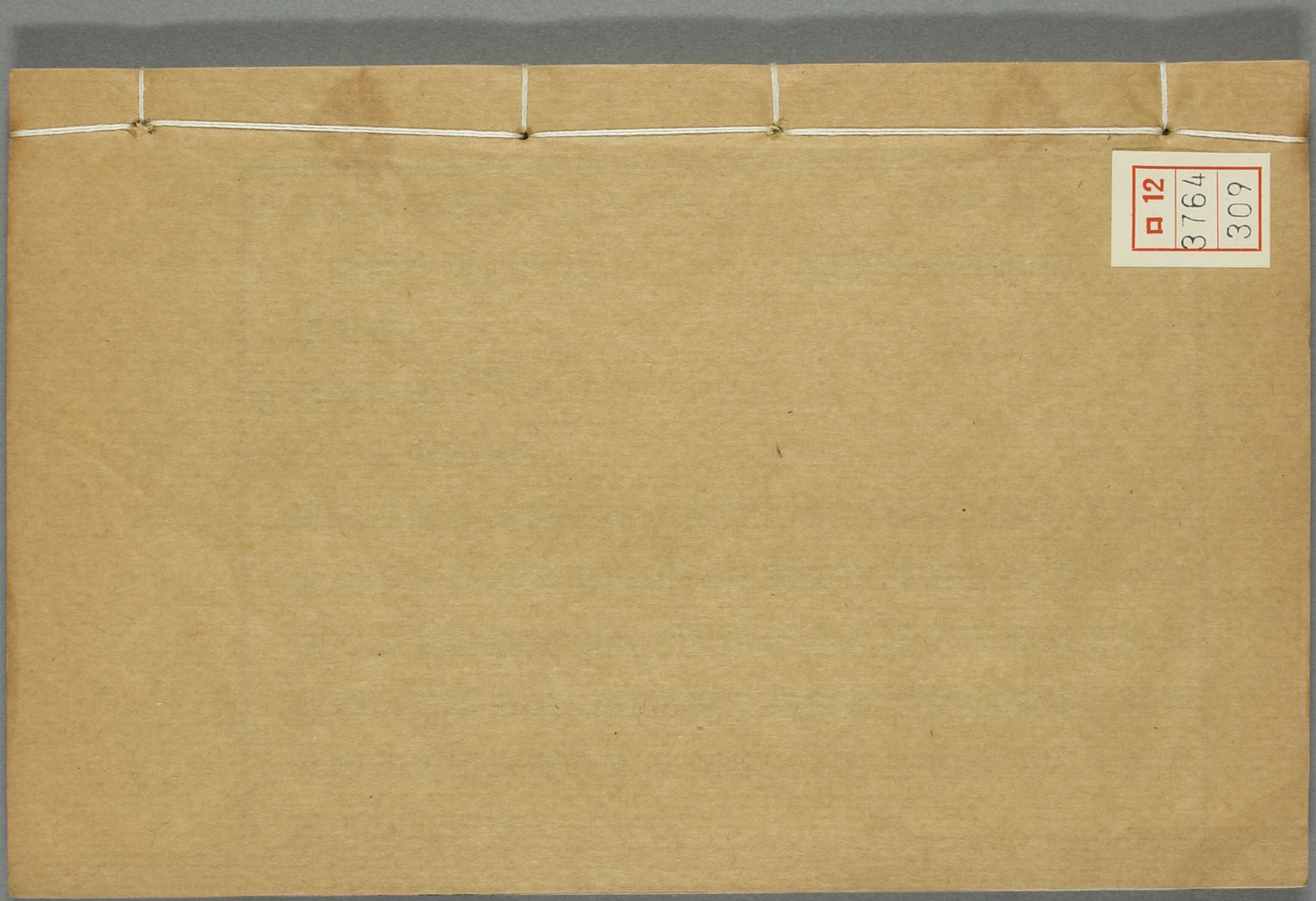

D 12
3764
309

德清俞樾蔭甫著

羣經平議二十二

禮記四

瘞埋於泰折祭法

注曰折昭晳也

樾謹按鄭意蓋讀折爲晳然瘞埋祭地無取昭晳之義鄭義非也泰壇祭天泰折祭地文本相對折疑坎字之誤下文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曰寒於坎暑於壇又曰四坎壇祭四方也注曰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是壇必與坎相對祭天於泰壇則祭地宜於泰坎矣坎與折字形相似因而致誤鄭所見已然則其誤久矣

91-342

埋少牢於泰昭

注曰昭明也亦謂壇也

樾謹按埋牲不當於壇鄭說非也昭當讀爲墜說文阜部墜耕以臿浚出下壚土也埋牲者亦必以臿出土故亦謂之墜其曰泰墜者尊之也墜從召聲昭亦從召聲故得通用矣

七代之所更立者

注曰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微意也

樾謹按上文曰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注曰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言五代不當言七代乃變五言七義不可通七疑五字之誤古文五字作乂與七相似往

往致誤郊特牲篇次路五就注曰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考工記玉人命圭七寸謂之躬圭注云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詩豳風七月篇七月鳴鵙正義曰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耳是皆五七兩字傳寫溷淆之證五代之爲七代亦猶是矣鄭必曲爲之說非是

其薦之也敬以欲祭義

注曰欲婉順貌正義曰言孝子薦熟之時容貌恭敬顏色婉順如欲得物然

樾謹按欲猶好也欲惡謂之好惡嗜欲謂之嗜好皆其證也

今讀美好之好上聲喜好之好去聲古人初無此分別欲字之義通於喜好之好卽通於美好之好故鄭以婉順釋之如正義所解則恭敬是一義婉順是一義如欲得物然總承二義而言其於經意注意胥失之也

致和用也

注曰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正義曰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

樾謹按和疑利字之誤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傳稱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竝可證利用二字之義利與和字形相似荀子正名篇利而不流楊倞注曰利或爲和又臣道篇故君子安禮和樂今本作安禮樂利與上文不合蓋亦字之誤也說詳諸子平議此經利用誤爲和用鄭君不能是正而孔氏又曲爲之說分和用爲二義益非經旨下文曰致物用以立民紀也物亦利之誤字古文利作称與物相似因誤爲物耳鄭云變和言物互之也夫和之與物其義絕遠安得互見乎

見以蕭光

注曰見及見聞皆當爲覭字之誤也

樾謹按見以蕭光卽聞以蕭光也見聞聲近因而致誤耳下文見聞以俠甒當亦作見以俠甒經師相傳以此經兩見字皆當讀爲聞故於下見字旁注聞字以明見之爲聞而傳寫誤入正文遂成見聞矣鄭又合見聞爲覭夫聞字自有聞祿

之義何必作覿乎覿字不見於說文鄭讀恐未足據

築宮仞有三尺

樾謹按此本作築官仞有三尺官與館古同字說詳尚書堯典篇鞭作官刑築官者築館也毛傳瞻卬篇引此文亦作宮室蓋由學者不知官字之義而誤改也正義引尚書夏傳云築官有三尺其字不誤但脫仞字耳鄭彼注反曰官當爲宮信考古之難矣

風戾以食之

注曰風戾之使露氣燥正義曰戾乾也

樾謹按鄭意謂戾之使燥非以燥字釋戾字也戾之言反也太元元錯篇曰戾相反元衝篇曰戾內反是戾有反義淮南覽冥篇舉事戾蒼天高注曰戾反也此經戾字亦當訓反言就風前反覆之使露氣乾燥也戾字絕無乾燥之義乃釋文曰戾燥也正義曰戾乾也誤會注意妄爲之說唐以後訓詁此類多矣

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

注曰問者之辭正義曰夫人曰獻繭之法自古如此邪重事之義故問之也

樾謹按與字通作邪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曰邪也弗殊故與字亦通作也古之獻繭者其法用此也此記人之辭以結上文非發問也鄭不解與字之義誤以爲問者之辭正義并以爲夫人所問其失經意更甚矣

上文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與字亦卽也字世婦獻繭本所以爲君服初無可疑何待致問乎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與字與也字同然所引止論語於予與何誅於予與改是二語不知此經兩與字皆卽也字可補釋詞之闕

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

注曰然猶而也

樾謹按此當於然字斷句然猶焉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正作國人皆稱願焉可證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曰然之言焉也此然字亦與彼同鄭訓爲而失之如語焉而未之然

注曰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答

樾謹按廣雅釋詁然膺也鄭意以未之然爲未之膺故其解如此但此經自如懼不及愛然至如將復入然凡四句一律句末皆用然字安得以未之然連讀乎鄭注誤矣說文之部之出也凡之字語詞居多此之字乃其本義未之者未出也如語焉而未之者如語焉而未出也奠酒之時如父母之在其前故孝子常若有所告語而未出諸其口者鄭不解之字之義因失其解耳

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

注曰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

樾謹按如不見出者謂賓出而孝子如不見之蓋孝子思念

之深不知祭事之已畢也此出字卽宿者皆出之出注義甚明正義謂如將不復見顏色出然則不知何語矣

不求其爲祭統

注曰爲謂福祐爲己之報

檄謹按詩鳧鷖篇福祿來爲褧曰爲猶助也然則不求其爲者不求其祐助也此爲字當從彼箋義若依此注則經文爲不備矣

執醴授之執鐙

注曰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正義曰謂夫人獻尸以醴齊之時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之時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是獻之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云執醴授醴

之人

檄謹按薦豆之時不得復名此人爲執醴矣且禮有五齊卽以用二齊之法而言朝踐酌醴齊饋食酌盎齊安得專以執醴爲名乎醴當讀爲禮內則篇宰醴負之注曰醴當爲禮聲之誤也儀禮士冠禮士昏禮諸篇鄭注竝有此文是醴禮二字禮經通用執醴卽執禮也文王世子篇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篇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皆執禮二字之證夫人薦豆由執禮者授之故曰執禮授之執鐙也

仁足以與之

注曰仁足以與之與其先祖之銘也非有仁恩君不使與之

也

樾謹按與猶爲也仁足以與之言仁足以爲之注云與其先祖之銘言爲其先祖之銘又云君不使與之言君不使爲之此經及注三與字皆當讀作爲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然則與亦猶爲矣古與爲二字通用孟子公孫丑篇得之爲有財此爲字當讀作與離婁篇所欲與之聚之此與字當讀作爲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 經解

樾謹按大戴記四代篇曰聖知之華也故聖與知古得通稱仁聖禮義即仁知禮義也鄉飲酒義曰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又大戴記盛德篇曰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義司寇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聖司空之官以成禮凡以聖與仁義禮並言者聖即知也鄭於鄉飲酒義注曰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殆猶未達古義矣

昏姻之禮

注曰壻曰昏妻曰姻

樾謹按爾雅釋親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白虎通嫁娶篇曰婚姻者何謂也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姻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說文女部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廣雅釋親曰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恆以昏夜

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博考古書無以昏屬壻姻屬婦者鄭君注昏禮亦曰女氏稱昏壻氏稱姻是也此注獨言壻曰昏妻曰姻孤文無證恐不足據正義謂爾雅據男女父母此據男女之身斯亦曲說矣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

注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

樾謹按詩四牡篇王事靡盬傳曰盬不堅固也字亦作楛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窳楛楊倞注曰楛不堅固也字又作苦周官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盬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注曰苦讀爲盬會之盬是也夫婦之道苦謂夫婦之道不堅固也鄭注但釋其大意而不及苦字之義學者遂以爲卽甘苦之苦非古訓矣

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 哀公問

注曰卽就也醜類也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正義曰節醜其衣服者節正也醜類也又正其民衣服使得其類也

樾謹按鄭君作注時蓋作卽安其居卽醜其衣服故曰卽就也又曰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一就字總釋兩卽字安其居處釋安其居正其衣服釋醜其衣服醜字鄭訓爲類而因其義未顯故又轉訓爲正周官小宗伯職類社稷宗廟鄭注曰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其義也至教之節儉四字自釋卑其宮室以下四句之義與此無涉自經文卽字涉注文而誤

作節正義遂謂鄭注正字是釋節字臆爲之說曰節正也而經文之誤不可復正矣然鄭解此經亦有違失按兩卽字皆當讀爲則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作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可證也卽與則古同聲而通用王制篇必卽天倫注曰卽或爲則是也卽安其居者則安其居也卽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者則醜其衣服卑其宮室也兩卽字皆承上之詞射義篇則燕則譽曼用兩則字與此正同但句有長短耳醜其衣服謂惡其衣服文十八年左傳醜類惡物杜注曰醜亦惡也鄭不解卽字之義而失之

物恥足以振之

注曰振猶救也

檮謹按儀禮士喪禮拒用巾古文拒作振是振與拒通物恥足以振之者振乃拒之假字爾雅釋詁拒拭刷清也然則拒與拭刷同義言足以拭刷之也鄭訓爲救未得其旨

大王之道也

檮謹按上文言三代明王之政此乃獨舉一周之大王於義可疑卽謂就周而言豈文王不行此道乎大疑當讀如本字大王之道也言此是王之道也王言大王猶邑言大邑邦言大邦尊稱之耳周易臨六五曰大君之宜文法正與此同上文言三代明王之盛王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盛之言大也國語越語盛而不驕竟注曰盛元氣廣大時也然則或言明王或言

盛王或言大王其實一也詩文王有聲篇皇王維辟傳曰皇大也是皇王卽大王也春秋經書天王廣雅釋詁曰天大也是天王亦卽大王也鄭不知古有大王之稱而以周之大王當之釋文遂音大爲泰恐非經旨大戴記哀公問於孔子篇文與此同而永樂大典本作先王之道也或疑大典本誤非也小戴記作大王大戴記作先王文各不同正以孔子所言本無專指之人故學者傳述不妨異詞曰大王之道可也曰先王之道可也自鄭注誤解以爲周之大王於是幷改大戴記之先王爲大王矣大典本幸存其舊若以爲誤則此文載於小戴記學者童而習之鄭注陸音犁然俱在安得誤大爲先乎以是言之大典本先字正大戴記之本文而小戴記之大王泛指先王明矣墨子非命下篇曰考先聖大王之事是其義也又孔子閒居篇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此大字亦當讀如本字大王之德猶云王之德也蓋上文云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皆所以明三代之王之德乃一則曰三代之德也一則曰大王之德也言三代卽不言王言王卽不言三代正古人文法無以得其義矣

客出以雍徹以振羽仲尼燕居

注曰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

樾謹按論語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徹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

五祀淮南主術篇奏雍而徹是徹空歌雍不歌振羽也疑此經本作客出以振羽徹以雍傳寫互易之耳鄭作注時必猶未誤故周官樂師職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又小師職徹歌注云於有司徹而歌雍葢鄭見諸書皆言歌雍以徹故雖經文不言所歌何詩而可以決其爲雍也若此經別言徹以振羽則鄭何得決其必爲雍乎且此經所論是大饗之事而小師職於徹歌之下即繼之曰大饗亦如之使此經論大饗有徹以振羽之文鄭必不容無說矣乃鄭不置一語及賈公彥作疏始爲之說曰其大饗饗諸侯之來朝者徹器亦歌雍若諸侯自相饗徹器卽歌振鷺故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云徹以振羽振羽當爲振鷺是其事也夫賈氏有此分別之論何以鄭無一語可知賈所見禮記作徹以振羽鄭所見禮記作徹以雍也鄭注云采齊雍振皆樂章也先雍而後振羽葢亦後人所改非鄭君之舊矣

目巧之室則有奧阼

注曰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也正義曰奧阼賓主之處也者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奧之外則有賓位所在東階謂之阼故曰賓主之處

樾謹按凡經單言阼不言阼階者皆謂東序郊特牲篇適子冠於阼注曰東序少北近主位也是其地也室中以奧爲尊尊者居之堂上以阼爲主主人位焉故無奧阼則亂於堂室

雖目巧之室而必有之也鄭注賓主之處四字義本未安何也阼但是主之處而非賓之處至奧在室中則更與賓無涉正義曲成鄭意謂奧之外則有賓位所在失之迂矣經言奧而不言奧外且賓位在戶牖之間亦不正當奧外也

者欲將至 孔子間居

注曰者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

樾謹按中庸篇云禍福將至此云者欲將至者欲卽福也以人而言則者之欲之謂之者欲以事物而言則凡可者可欲者亦謂之者欲猶好之謂之好經典中喜好字是也可好者亦謂之好經典中美好字是也樂之謂之樂經典中哀樂字是也可樂者亦謂之樂經典中禮樂字是也後人不通古訓妄分音讀今按上文云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此五句一氣貫注哀卽上文哀字無異讀也然則樂亦上文樂字有何異讀乎明乎此則知此篇之者欲卽中庸篇之福矣凡美惡不嫌同辭月令篇之節者欲禁者欲以者欲之不善者言也祭統篇之興舊者欲及此篇之者欲將至以者欲之善者言也猶好德好色同謂之好也王肅作家語乃改爲有物將至足徵其不達古義矣

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坊記

樾謹按得當讀爲王德狹人之德古字通也德同姓以弒其君若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國人奉之以弒昭公是也鄭不釋得字蓋誤以本字讀之

惟朕文考無罪

注曰文考文王也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稱祖稱考未嘗不冠以謚周書成開之稱謂有文德之考耳非謚也

樾謹按王說非也古人稱祖文祖之守定武考之烈是成王稱篇余小子思繼厥常以昭文祖考也本典篇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文王爲文祖武王爲武考也

呼朕聞武考云云周公拜手稽首曰臣聞之文考云云是成王稱武王爲武考周公稱文王爲文考也祭公篇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是穆王稱昭王爲昭考也安得謂稱祖稱考無冠以謚者乎

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

注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正義曰案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

樾謹按此鄭所據爾雅與今本不同非誤也爾雅釋天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尚書堯典正義曰鄭元讀爾雅曰春爲昊天夏爲蒼天卽其例矣周易无妄虞注亦云二歲曰畬可知鄭說之有據又爾雅釋山曰多草木岵無草木屺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而毛公陟岵篇傳卷耳篇傳其義皆正與爾雅反凡此之類當由所見本不同非盡傳寫之誤

橫從其畝

注曰橫從橫行治其田也釋文曰橫行治其田本亦作遊行

治其田

樾謹按毛詩作衡從其畝故傳曰衡獵之從獵之釋文引韓詩作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其說亦與毛同此經引詩上字既同韓詩作橫疑下字亦同韓詩作由由卽從也由禮篇由客之左注曰由從也是也鄭君注禮時未見毛詩故不悟由之卽爲從而疑東西耕可謂之橫南北耕不可謂之由於是不用韓詩說而自爲之說曰橫由橫行治其田也蓋由字本有行義廣雅釋詁曰由行也鄭訓橫由爲橫行其意如此若使經文本作橫從則鄭豈不知其爲一從一橫之意而必別爲之說乎自毛詩出而學者遂改禮記以就毛詩於是鄭君之意晦矣其一本作遊行治其田者遊與由通

左傳養由基後漢班彪傳作養繇基是其證也疑此經由字有作遊者鄭注曰橫遊橫行治其田也傳寫奪下一橫字遂作遊行治其田矣卽此可爲經文作橫由其畝之證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中庸

注曰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樾謹按鄭以容貌爲說其義甚淺蓋因句中有而字當有兩義故不得已爲此解耳今按兩而字皆當讀作能古書能字作耐又或省作而周易屯象傳宏建侯而不寧鄭讀而曰能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虞翻本能作而周秦間書以而爲能

者不可勝數故呂氏春秋士容論篇柔而堅虛而實淮南子原道篇行柔而剛用弱而强高誘注竝曰而能也君子而時中者君子能時中也小人而無忌憚者小人能無忌憚也下文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也皆與君子能時中文義相應小人不能時中而能無忌憚無忌憚者鄭注所謂不畏難也惟不畏難故能爲人所不能爲以求合乎中庸而不知正與中庸之道相反是謂小人之中庸矣小人之中庸卽其反中庸也鄭不知兩而字當讀爲能故此經之義不顯而王肅本於小人之中庸句又妄增反字大非經旨矣

夫政也者蒲盧也

注曰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

檮謹按此承人存政舉而言下文卽繼之曰故爲政在人若從鄭注則於下意不貫矣孔子以蒲盧喻政蓋以文武之政不能自舉而必待其人猶蒲盧不能自生而必待桑蟲之子也鄭解未得經旨近解皆從沈括夢溪筆談蒲葦之說則更非矣家語作夫政者猶蒲盧也待化而成此王肅所增益固不足據然待化而成頗合待人而舉之意轉視鄭義爲長矣

言前定則不跲

注曰跲躓也正義曰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

樾謹按言出於口無躓蹶之慮張參五經文字曰佮其劫反禮作跲然則跲當讀爲佮老子將欲翕之釋文引顧注曰翕閉塞也翕卽佮字佮本從合聲故或從翕聲耳言前定則不佮謂言得流行不有閉塞也非躓蹶之謂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注曰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

樾謹按古之道卽先王之道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乃以反古之道而戕及其身義殊可疑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孔子對哀公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卽此而言足知鄭義之非矣反猶變也詩猗嗟篇四矢反八ㄎ韓詩作四矢變兮是反與變義通故列子仲尼篇回能仁而不能反張湛注曰反變也反古之道卽變古之道葢既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勢必生今之世而變改先王之道宜乎戕及其身矣

小德川流

注曰小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正義曰若以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

樾謹按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相對爲文若解作如川水之流則與敦化不對矣川當讀爲順順從川聲古文以聲爲主故卽以川爲順周易坤卦釋文曰坤本又作巛巛乃隸書川字以川爲坤者讀川爲順也乾象傳曰天行健健卽是乾乾則順卽是坤矣說詳周易小德順流言小德順承而流行也自假

借之義不明而經文之平易者變爲艱深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注曰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

正義曰詩本文云衣錦褧衣此云尚絅者斷絕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褧裳又與定本不同

樾謹按作衣錦褧裳者是也古本禮記葢作衣錦絅尚絅乃褧之異文尚乃裳之假字古文以聲爲主裳從尚聲故卽以尚爲裳也詩鄭風丰篇曰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記人撮舉其辭曰衣錦絅尚猶鷄鳴篇東方明矣朝既昌矣說文日部引作東方昌矣緜篇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說文口部咽下引作犬夷咽矣竝合兩句爲一句也經師相傳以此絅尚卽詩之褧裳遂有改其字以從毛詩者正義所謂俗本是也雖非戴記之舊然其文固未誤自假借之義不明學者見古本作衣錦絅尚而不知尚爲裳之假字則疑其義之不可通遂移尚字於絅字之上而作衣錦尚絅於是唐人作定本從之相沿至今莫能是正矣

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表記

注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道也以霸考道以爲無失是道之所由也

樾謹按下文至道以王義道之正義於下文曲爲之說曰道有至包者廣義字不足以盡之正義有三種與前經不同者隨大小異有義有考是一道之內兼有三種與前經不同者隨大小異言今按此經云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自

是統論大體豈反舉其小者而言乎義疑我字之誤左右人我相對成文道者我也卽上文所謂君子議道自己也我與義字形相似又涉下文諸義字而誤孟子公孫丑篇非義襲而取之也王氏引之謂義字乃我字之誤說詳經義述聞通說正與此同

又按下文云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此義字亦我字之誤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故不以我度人而以人望人所謂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也鄭注曰以先王成法儌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其說殊爲未安由不知義字爲我字之誤耳下文曰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又曰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此卽不以我度人之意

恥費輕實

注曰恥費不爲辭費出空言也

樾謹按不爲辭費而但曰恥費安知所費之爲辭乎注義非也費當讀爲拂中庸篇君子之道費而隱釋文曰費本又作拂鄭彼注曰費猶佹也正義以違費解之此費字與中庸篇同恥費者恥其違費也蓋承尊仁畏義而言惟恐有所違費乎仁義以爲深恥而財貨在所不重是謂恥費輕實

事君遠而諫則謗也

正義曰若與君疏遠強欲諫諍則是謗佞之人望欲自達也

樾謹按諫之與謗相去絕遠且謗之術亦多矣豈必藉諫以

行其謂乎卽謂事所或有然聖人立言不當設或有之事以爲說使後之爲君者得借此以拒遠臣之諫也謂當讀爲陷遠而諫則陷也卽古所謂陷諫也白虎通諫諍篇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闕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事君遠而諫正所謂爲君不避喪身者故謂之陷言其將陷於罪也孔子論諫曰吾從於諷是陷諫本非聖人所貴未信而諫以爲訕己古人所戒也此經以遠而諫則陷近而不諫則尸利相對爲文皆非事君之正道然以遠而諫爲謂則又太過矣謂或作詔與陷竝從白聲故得通用乃鄭君無注則已不知謂爲陷之假字正義曲爲之說固無怪矣

臣儀行 緇衣

注曰儀當爲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則行也正義曰謂臣有義事則奉行之

樾謹按鄭破儀爲義非也當仍讀如本字儀之言儀度也說文人部儀度也國語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是儀與度同也臣儀行謂當儀度而行下文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皆是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注曰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正義曰大夫卿士覆說言莊士卽大夫卿之典事者士事也

樾謹按禮記原文當作毋以嬖御士疾莊士與上文毋以嬖御人疾莊后兩句一律鄭注今爲大夫卿士當作或爲大夫卿士蓋鄭所據本作莊士而別本有作大夫卿士者故鄭記其異如此周書祭公篇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無莊士二字鄭所見別本蓋亦如此矣乃注中大夫卿士四字傳寫誤入正文又改注文或爲作今爲正義乃從而曲爲之說其義殊不可通當訂正

心莊則體舒

注曰莊齊莊也

樾謹按下句心肅則容敬肅與敬義相近莊與舒則義不相近矣鄭注非也莊當讀爲壯檀弓篇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是莊壯古通用詩君子偕老篇鄭箋顏色之莊與釋文曰莊本又作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亦本作壯並其證也說文士部壯大也心壯則體舒言心廣大則體安舒也大學篇心廣體胖義與此近

大功貌若止 開傳

注曰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

樾謹按不動於喜樂之事則是實言其情何若之有上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皆見其貌與服相稱此言若止義亦宴然止當讀爲芧說文草部芧麻也一曰芧即枲也是枲與芧同類齊衰與大功並牡麻經於齊衰曰若枲於大功曰若芧義蓋相近作止者音近而通用也廣雅釋室芧隄也芧之

訓隄疑卽讀爲止止爲下基故爲隄耳芧可通作止止亦可通作芧以本字讀之非是鄭注曰枲或爲似似者枲之假字則止亦芧之假字可知矣

芣苢不納

注曰芣今之蒲苹也

撝謙按經文當作平今之蒲平也皆傳寫之誤釋名釋牀帳曰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然則漢時自有蒲平之名故鄭據以爲說平乃席名說文草部蒘蒲子可以爲平席是也初非苹薄之苹安得從草因蒲字從草而平字亦誤從草猶月令篇地氣且泄因泄字從水而且字亦誤從水樂記篇及優朱儒因儒字從人而朱字亦誤從人古書如此者多矣平誤作苹而上苹字又誤作芣於是幷改經文爲芣苢不納釋文遂音戶嫁反知此字之誤由來已久夫蒲與苹本非同類之物安得竝言之曰蒲苹而芣者地黃也非蒲亦非苹也安得以芣爲今之蒲苹卽此可決其誤矣釋名蒲平一條俗本誤作蒲草畢氏沅據太平御覽所引訂正今從之

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三年問

撝謙按此當以十一字爲句荀子禮論篇文與此同楊倞注曰羣別謂羣而有別也是古人以羣別連讀然楊氏解羣別之義尙未盡得羣與別爲對文羣之與別猶親之與疏貴之與賤也親疏貴賤至今猶爲恆言而羣別之語後世罕聞之

正義讀因以飾羣四字爲句失其旨幷失其讀矣

然而從之

樾謹按從字注及正義皆無解釋文無音則當讀如本字從與由同義上云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此云然而從之從卽由也漢書張騫傳注曰從由也是其證也下文曰然而遂之遂卽從也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注引國語賈注曰遂從也是其證也荀子禮論篇作然而縱之蓋後人不得其旨而加糸旁耳王氏經義述聞謂當從荀作縱非是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深衣

注曰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爲腕正義曰袂長二尺二寸幷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

樾謹按袂長二尺一寸半加衣幅之畔一尺一寸則爲三尺二寸半除從肩至手二尺四寸僅餘八寸半安得反詘之及肘乎肘當從或本作腕於義方安否則必不能及且使袂果及肘亦嫌太長不便于事也

遂以奇算告 投壺

注曰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正義曰奇餘也

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
樾謹按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有純有奇下文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然則餘算不得概謂之奇也且投壺與射禮同儀禮鄉射禮曰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大射儀曰釋算者遂進取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鄭注竝曰賢獲勝黨之算也若然則所執以告者止是勝黨之算非兼執左右之餘算以告也此云遂以奇算告義不可通當作遂以其算告大戴記投壺篇曰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是其證也據釋文云一本此句上更有有勝者司射五字誤今按有此五字者是也禮記原文正作有勝者司射遂以其算告與大戴記同其算謂勝者之算即儀禮所謂賢獲也其算蓋以兩聲相近又涉上下文皆有奇字而誤學者謂遂以奇算告即承一算爲奇而言乃刪去有勝者司射五字其幸而存者反以爲誤而此經之義不可通矣注中奇算亦當作其算乃後人所改非鄭君之舊若如今本則上下文奇字皆謂一算爲奇獨此奇字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鄭安得無說乎

不習其謀 儒行

注曰不習其謀曰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正義曰逢事則謀不豫習也

樾謹按注意甚晦正義所解疑亦非經旨習之言重也周易坎彖傳曰習坎重險也是也不習其謀猶不重其謀言謀定

則行不重習也故爲特立之儒

其飲食不溽

注曰恣滋味爲溽溽之言欲也正義曰溽之言欲也即濃厚也

樾謹按方言蓐厚也溽與蓐通不溽即不厚鄭訓爲欲其說轉迂

靜而正之

正義曰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

樾謹按之字疑衍文也經文本作靜而正正義述經本作靜而正者故曰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若作靜而正之則之字必有所指正之者正何事乎不得但以守正爲解矣蓋陳言而伏靜而正兩句一律下文曰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鄭注曰君不知己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所謂善言者即陳言而伏之言所謂正行者即靜而正之正注意甚明後人誤謂靜而正句與麤而翹之相對遂于正下增之字使成偶句耳

博學以知服

注曰博學以知服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正義曰謂廣博學問猶知畏服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淩夸前賢也

樾謹按服非畏服之謂服當讀爲艮說文又部艮治也從又從卩卩事之制也經典無艮字皆以服爲之鄭后制字子服

此卽假服爲民之證民從日故有制義尙書盤庚篇先王有服言先王舊有制度也襄三十年左傳上下有服言上下皆有節制也其說各見本經博學而知服者謂博學而知節制也不然則泛濫而無歸矣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愿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

樾謹按上文所陳十五儒皆以儒有起而以故曰儒結之既不與上文一律且義亦未足以儒有起而以故曰儒結之既不與上文一律且義亦未足寫所謂儒者止以其不愿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乎疑傳豈錯誤儒有不隕穫至不閔有司當在上文其尊讓有如此者之前與前所列十五儒一律孔子說儒者之行蓋十有六

也不煩愿其君王不負累其長上不憂閔其有司故謂之尊讓矣上文溫良者仁之本也至猶且不敢言仁也當在此文故曰儒者上乃孔子總論儒行也自傳寫錯誤而十六儒止存十五儒鄭君說溫良者一節爲聖人之儒行說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一節爲孔子自謂異義橫生大非經旨矣今訂正如左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愿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其尊讓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故曰儒

舉而不能先 大學

注曰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曰不能使之先己於文方足不當但曰不能先也先蓋近字之誤見善而不能舉舉而不能近與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正相對成文近字古文作𠂤篆書作𠂤先字篆書作𠂤兩形相似因而致誤耳

必自小人矣

正義曰言爲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爲己用者必自爲小人之行也

樾謹按必自小人者必用小人也詩緜篇自土沮漆江漢篇自召祖命毛傳鄭箋竝曰自用也大傳篇自仁率親鄭注亦曰自用也正義所解未得其旨

彼爲善之

注曰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

樾謹按鄭注以彼屬君言其義殆不可通或疑其有闕文矣彼當以小人言此句申說上文必自小人之義言長國家而務財用所以必用小人者以務財用之事惟彼爲善之也善與能同義荀子勸學篇非能水也楊注曰能善也彼爲善之猶云彼爲能之耳

母拜之 冠義

正義曰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奠

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

樾謹按經明言母拜之之字卽指冠者與下文兄弟拜之一義非也古人行禮雖尊者亦拜儀禮燕禮篇公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與主人答拜是君拜臣也特牲饋食禮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按上養卽主人之嗣子是父拜子也然則母之拜子本無可疑必執唐禮以繩之宜其不通矣

敬愼重正而後親之禮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 昏義

樾謹按禮之大體而五字衍文也此經本云敬愼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正義釋此經曰敬愼重正者言行昏禮之時必須恭敬謹愼尊重正禮而後男女相親此釋敬愼重正而後親之一句也其下竝不及大體之義是其所據本無此五字明矣下經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正義曰此經因昏禮爲諸禮之本遂廣明禮之始終始則在於冠昏終則重於喪祭其間有朝聘鄉射是禮之大體之事也然則禮之大體所包者廣若敬愼重正而後親之卽爲禮之大體則與正義所說不合矣故知此五字當爲衍文不獨於義不當有且以文法論所以上亦不當有而字也

教成祭之

注曰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正義曰教成祭之者謂三月教

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

樾謹按教成祭之當作教成之祭傳寫誤倒之說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惟教成二字尚未得其義今按上文鄭注曰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然則教成二字當連讀教成者教而成之也益先嫁三月或於公宮或於宗室受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教謂之教成是日也即祭其所出之祖謂之教成之祭夫自十年受姆教以來此四德者亦既備聞之矣然不敢自以爲有成也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乃禮之名目於先嫁三月舉行此禮一日而畢矣禮畢即歸其家矣若從正義說以爲三月教之豈必待成昏之前一日而始歸乎且成與不成以何者爲效驗乎自教成之義不明而教成之祭遂誤作教成祭之經文之誤由於經義之晦也

又按鄭注曰教成之者女師也阮氏校勘記曰惠棟校宋本無成字岳本教成之作其教之今按此皆後人以意刪改也上句云必就尊者教成之此句云教成之者女師也兩句相承不容有異

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鄉飲酒義

正義曰而後乃能入孝弟者人若知尊長養老則能入孝弟之行也民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

樾謹按上入字衍文也經文本云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

孝弟今行入字者卽涉下句而誤耳如正義所說則兩入字文同而義異鄭何得無說乎

穀之以時察

注曰察猶察察嚴殺之貌察或爲殺

樾謹按殺本字也察假字也殺之通作察猶槃之通作蔡說文米部槃篆下徐鍇引左傳殺管叔而槃蔡叔今定四年傳作蔡蔡叔是其例也鄭訓嚴殺正得其義乃不知察之卽爲殺而必以察察釋之於義轉迂矣

與爲人後者射義

注曰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

樾謹按與之訓奇未聞真義且奇爲人後義亦未明鄭君徒以爲人後者禮所不禁乃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竝論故不得已從與字生義曲爲之說恐不然也後疑役字之誤孟子公孫丑篇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是古有爲人役之說王制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此經爲人役者卽其人矣其人本賤出鄉卽爲士所不齒故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役者不入其餘皆入役與後字形相似又經中多言爲人後罕言爲人役因而致誤耳

有庶子官燕義

注曰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正義曰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所職掌諸子庶子同也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也

樾謹按庶與諸乃疊韻字周官庶氏注曰庶讀如藥煮之煮煮從者聲諸亦從者聲庶可讀如煮故亦可讀如諸周官作諸子儀禮禮記作庶子乃各經用字之不同鄭明言庶子猶諸子而正義必强爲區別轉失之矣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喪服四制

注曰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倦而居不倦息也

樾謹按禮記篇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文與此同鄭彼注曰怠惰也解倦也然則此經不怠不解義亦當如彼注乃訓爲不解衣則前後異義矣疑鄭注原文本曰不解不倦息也不解衣而居五字爲後人竄入益本盧辯注大戴記本命篇所謂不脫絰帶者非鄭義也釋文曰解佳買反又出解衣曰古買反即此兩字之異讀可知其義之不同不當混而一之爲鄭學者所宜訂正矣

皇清經解續篇卷千三百八十三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皇清經解續篇卷千三百八十四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二十三

德清俞樾蔭甫著

春秋公羊傳

易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易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爲可褒柰何漸進也 隱二元年

何氏解詁曰漸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去惡就善曰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爲所褒者法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

樾謹按如何說以漸進爲倡始先歸則止是褒其始與公盟耳凡始與公盟者皆得褒之非所謂因其可褒而褒之也又

曰明當積漸深知聖德則幷與前說歧矣今按公羊家有七等之說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邾婁儀父本當在書名之等進而書字所謂漸進也若邾婁本當書字進而書子則其進也太驟矣非漸進之義矣故與公盟者雖眾而獨褒邾婁儀父者取其適在書名之等也斯謂因其可褒而褒之矣

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弗與而已矣

解詁曰如卽不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又稱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辭不當自己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克者詁爲殺亦爲能惡其能忍戾其母而親殺之疏曰鄭伯爲人君之法當如傳辭不與其國而已不宜忍戾其母而親殺之

檀謹按疏義未得注意也傳所謂勿與者卽不親殺之謂也蓋使執政大夫秉國法以誅之而已不與焉斯合親親之道矣何休又引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以及反命蓋正所以證明勿與之義非如疏所云也

始減昉於此乎二年

解詁曰昉適也齊人語疏曰胡母生齊人故知之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之類

檀謹按昉乃俗字當從漢后經作放說詳阮氏校勘記惟何

休訓昉爲適以爲齊人語其實未然今按放之言極也禮記
祭義曰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
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推而極諸猶言推而極諸也
鄭注曰放猶至也至卽極也儀禮聘禮記義之至也鄭注曰
至極也是至與極義同也僖二十八年傳曰文公逐衛侯而
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放亦極
也放乎殺母弟乃推極其後而言之也始滅放於此乎乃推
極其前而言之也若前此無滅國者則推求滅國之事極於
此而止矣故曰始滅放於此乎何解未得其義宣六年傳佗
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十二年傳勝乎皇門放乎
路衢凡言放乎者竝至極之義也若訓爲適則不可以爲達

詰矣

百金之魚公張之 五年

解詰曰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

樾謹按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罔罟何解非也詩韓奕篇孔脩
且張毛傳曰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隨張必棄小國杜注曰張
自侈大也百金之魚公張之蓋言棠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
之也上文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
何美大之之辭也然則此文言公張之正所謂美大之也若
以爲張罔罟則與上下文不屬矣

器之與人非有卽爾 桓二年

解詰曰卽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

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爲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
樾謹按何氏之意蓋謂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
已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然如此則當云非卽有
爾不當云非有卽爾也今按爾雅釋詁卽尼也釋文曰尼本
亦作昵昵與暱同字古又通作黏隱元年左傳不義不暱說
文黍部引作不義不黏黏黏也器之與人非有卽爾言器與
人不相黏著今日爲此人之器明日可爲彼人之器非如地
有常所雖數易主不可遷移故器必從其本名以識別之也

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 七年

解詁曰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家
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

樾謹按何氏此解雖本郊特牲寓公不繼世之義然與下句
待之如初義不相承殆非也今按無後謂失其國胙也說文
后部后繼體君也后與後古通用故繼體之君謂之后亦謂
之後尙書洛誥王命周公後是也無後者其子孫不復繼體
爲君也然以其嘗託在侯伯之位故雖其子孫不復繼體爲
君而仍空以侯伯之禮待之是謂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國
語晉語曰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韋
注曰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是卿大夫之子孫不能嗣守先
人祿位亦爲無後蓋古語如此矣

近乎圜也 十年

解詁曰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圜無異疏曰近讀如附

近之近國讀如圛
樾謹按疏所據本葢作國字故云然其實當從何邵公本作
圛隱五年傳曰邑不言圛此其言圛何彊也然則近乎圛者
亦言其彊甚也若作近乎國則上文曰鄙者何吾近邑也一
言足以明之矣乃又曰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鄙何近也惡
乎近近乎國也其辭不幾複乎葢吾近邑也之近以地之相
去而言近也之近以事之相似而言兩近字文同而義異學
者混而一之遂至譌圛字爲國字矣孔氏廣森作通義反從
疏本作國恐後學疑誤故詳辨之

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不言練祭以
事 莊元年

解詁曰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時莊公練祭念母
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

樾謹按何氏此解甚爲違失傳言正月以存君不言練祭以
存君乃曰練祭取法存君一失也練祭莊公主之非夫人主
之乃曰夫人當首祭事二失也經明書孫于齊傳亦但言念
母不言迎母乃曰念母而迎之三失也然則此傳當作何解
曰接練時錄母之變此穀梁傳之說公羊無此說也莊公一
篇先書元年春王正月繼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其書元年春
王正月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以存君也其書三月夫人
孫于齊者明君有母也春秋記載莊公三十二年之事以此
爲首葢推莊公之心無有更先于此者也所謂念母以首事

也是時夫人固在齊而曰孫于齊者猶曰夫人在齊云爾亦猶公在乾侯之比紀其實也春秋雖託文見義然先世事實豈容以意變亂若使夫人實於此時迎歸而反書曰孫于齊是則記載失實甚矣何以爲春秋乎必於三月書之者是年三月以前無事其下始書夏單伯逆王姬故欲書單伯逆王姬而先書夫人孫于齊正所謂念母以首事矣

此未有言嘲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三年

樾謹按言字衍文也當作此未有嘲者蓋謂此年未有天王嘲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嘲者也僖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皆其例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伐者唐后經無言字以彼例此可知言字之衍矣

易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 九年

解詁曰時魯新見脅畏齊浚之微弱恥甚故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也齊自取殺之畏齊怒爲備

樾謹按宣四年傳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詁曰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肯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然則此傳辭殺子糾也文法與彼同亦當解云爲殺子糾作辭也恥行義不終故託爲畏齊之甚不得已而殺之也蓋魯之納子糾義也其卒爲齊殺子糾不義也穀梁傳曰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疑當時諸侯必有以此病魯者故魯人浚洙以自解耳此辭字乃從而爲之辭之辭非固辭不獲命之辭何氏以爲辭不肯殺子糾失

之矣

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十二年

解詁曰爾女也謂萬也更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譽

爾惡乎至猶何所至

樾謹按韓詩外傳董仲舒春秋繁露引此文並作爾虜焉知

魯侯之美惡乎是此傳故字古本作知何邵公所據本誤也

惟於乎字絕句至字作致屬下讀甚爲不詞今按爾虜焉知

四字爲句言爾魯何所知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爲句至

猶甚也孟子萬章篇充類至義之盡也趙注曰至甚也惡乎

至卽惡乎甚因宋萬曰甚矣魯侯之美也故折之

曰魯侯之美惡乎甚也若解作何所至於義轉迂矣

何危爾我貳也 二十三年

解詁曰莊公有淫佚污貳之行疏曰謂莊公之行旣不清潔

又不專一

樾謹按傳文止言貳不言污而何解以爲污貳蓋以污釋貳

也若如疏義分污貳爲二則污字增出矣今按貳當讀爲膩

玉篇肉部膩垢膩也垢膩則有污義古字卽以貳爲之廣雅

釋言貳污也王氏念孫疏證曰貳當作膩

夫人不僂不可使入 二十四年

解詁曰僂疾也齊人語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卽入

樾謹按夫人不肯疾順公則當云夫人不順不可使入不當

云夫人不疾不可使入然則何解僂字非也僂當讀爲摟說

文手部摟曳聚也古或以婁爲之詩山有樞篇弗曳弗婁毛傳曰婁猶曳也釋文引馬注曰婁牽也是摟有牽曳之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牽曳而入也不摟者言不可牽曳也摟僂同聲故得通用人相牽曳謂之僂猶絲相牽曳謂之縷也說文辵部遱連遱也言部謱謰謱也行步相連謂之遱言語相連謂之謱其義竝通矣

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二十八年

穢謹按爲字衍文也以臧孫辰之私行者言以私事行不以國事行也今衍爲字失其義矣下文曰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可證此文爲字之衍

徒葬乎叔爾三十年

疏曰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

穢謹按四年傳曰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然則此云徒葬乎叔爾亦是無臣子之辭非謂不得與夫合葬也十二年傳曰徒歸于叔爾也豈謂不得與夫同歸乎可知疏義之謬

蓋以操之爲已蹙矣三十年

解詁曰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

穢謹按詩江漢篇正義引此文作蓋以躁之爲已蹙矣操與躁竝假字其正字當作剿說文刀部剿絕也周書曰天用剿絕其命然則剿之爲已蹙者言齊桓之伐山戎剿絕之太痛也故何解爲迫殺之若操爲操持躁爲躁疾竝非其義

旗獲而過我也　三十一年

解詁曰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我也

樾謹按閔二年左傳佩裹之旗也杜注曰旗表也然則旗獲而過我謂表陳其所獲之物而過我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王注曰表謂表陳其狀也是其義也蓋旌旗之屬本所以表示行列國語晉語車無退表韋注曰表旌旗也故旌與旗竝有表義僖二十四年左傳且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杜注竝曰旌表也旗之爲表猶旌之爲表也若旗獲而過我爲縣所獲於旗豈旌君以徇於國亦將縣之於旌乎又旌旗謂之章晉語變非聲章弗能移也注曰章旌旗也而章亦有表義詩抑篇維民之章毛傳曰章表也學者習知旌表章表而鮮知旗之爲表故於此傳旗獲之文失其解矣

孰滅之蓋徐莒脅之　僖十二年

解詁曰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亡

樾謹按國雖微弱無因恐曷而亡者何解非也脅當讀爲拹幹而殺之之拹字亦作撟撟廣雅釋詁撟折也凡物折之則分故折有分義楚辭惜誦篇令五帝以折中兮王注曰折分也徐莒撟之者謂徐莒撟而分之也元年傳曰孰亡之蓋狄滅之二年傳曰孰滅之蓋狄滅之彼惟狄一國故直曰滅之此則徐莒二國故不直曰滅曰撟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此邑也其言嗣何襲邑也　十四年

解詁曰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而謂之襲未聞其義且如其說則但
檮謹按嘿陷入于地中而謂之襲未聞其義且如其說則但
曰襲也足矣不必曰襲邑也然則何解非也今按襲者重襲
也廣雅釋詁曰襲重也漢書外戚傳災變相襲師古注曰襲
重累也沙鹿爲河上之邑河岸有高下沙鹿在其最高之處
故謂之襲邑明其重累在上異乎平地之邑也凡邑不言崩
惟襲邑言崩正解所以言崩之故上句發問不曰崩者何而
曰此邑也其言崩何可知何解之非矣
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
解詁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之臣而但曰季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
檮謹按季氏所信任之臣而但曰季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
也孚當讀爲保據說文孚古文作采從爪從采采即保古文
而保又從采省是其字轉展相從故聲近而義亦通也國語
晉語曰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擇師保以相子是
古大夫之家亦有師保季子親爲桓公之子其有師保明矣
故曰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保也因其字假孚爲之而說
者望文生訓遂失其解矣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
解詁曰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矣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
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襍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
重故創無異
檮謹按重故創而但曰重故於文不明何解非也故當讀爲

固古字通也國語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世家故作固論語子罕篇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竝其證也閔元年左傳親有禮因重固杜注曰能重能固則當成就之此重固二字之證隱五年傳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解詁曰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然則此傳曰疾重固也義與彼同疾其必欲得之也左傳之重固以善者言也此傳之重固以不善者言也蓋均是重且固也以自守則善以謀人則不善善惡不嫌同辭矣

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 二十五年

解詁曰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

樾謹按二十年鄫子來朝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曰鄫魯之同姓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曰與鄫子同義以彼例此則兄弟非謂婚姻也何氏此解殆失之矣今按隱二年紀履繻來逆女傳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可知婦人無外事不得通於它國蕩伯姬乃蕩氏之母而得言來逆婦者以其本魯女也故曰兄弟辭也與鄫盛一律不得輒爲異說又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傳文與此同杞伯姬亦魯女也

子揖師而行 三十二年

解詁曰揖其父於師中而但曰子揖師文不成義殆非也揖

作揖五瑞是揖與輯古字通輯猶集也王莽傳大眾方輯師古注曰輯與集字同字又作楫兒寬傳統楫羣元注曰輯楫與集三字竝同葢古文聲近者義卽相通輯楫竝與集同故揖亦與集同子揖師而行謂其子會集師徒而行也若解作揖其父義不可通矣

以人心爲皆有之 文二年

解詁曰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

檮謹按此解上文不於祭譏之義葢古禘于莊公譏而此年大事于大廟不譏者正以三年之喪疾痛至深乃人心所皆有非如它事微婉難明故吉禘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也若如何解上下文皆不貫矣

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 九年

檮謹按王者字不當疊葢因上文云王者無求故此發問云既非王者何以言王者無求也誤疊王者字義不可通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十二年

檮謹按爾雅釋水注引此文作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阮氏校勘記因謂疏字誤其實非也此二句正答上文曷爲以水地之問葢惟河曲疏闊千里而始一曲非十里百里間所在皆有者故得舉以目其地也若作流字於義全失矣郭璞爾雅注所引以意增改非公羊原文何氏解詁曰河曲疏句以据地明句故可以曲地句其說甚爲明了而疏字各本均誤作流於是傳義愈晦矣校勘記曰鄂本流作疏當據以

訂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謂郭注兼引解詁文則亦爲誤本
所惑耳

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十三年

解詁曰盛者新穀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廩者連新於陳上
財令半相連爾

樾謹按宗廟粢盛必無新故穊粖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
燾曰廩蓋別異其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素問脈要精微
論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服王注曰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
者謂滿其器也燾者冒也覆也何氏訓燾爲冒疏謂燾詁爲
覆若周書燾以黃土之類正得其義魯公燾者謂雖不滿其
器然足覆冒之不見底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癖也廔字

說文所無古本止作鮮故釋文引舍人曰廩少鮮也是廩有
少義此疏亦曰廩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
器幷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廔周易文言
傳鄭注曰慊讀如羣公濂之濂古書傳作立心與水相近然
則羣公濂猶羣公慊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
慊少也禮記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是可得其義矣

筍將而來也十五年

解詁曰筍者竹篾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筍將送也爲
叔姬淫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齊魯令受之

樾謹按公孫敖之死至此已閱八月豈其尸猶可置編輿中
何解非也今按筍者以橫木縣其棺使人舁之也其名蓋起

於筍虡之筍攻工記梓人爲筍虡鄭注曰樂器所縣橫曰筍
從曰虡凡事理之相近者名卽相通橫木以縣鐘鼓謂之筍
故橫木以縣棺亦謂之筍試比類以求之牀前橫木謂之杠
說文木部杠牀前橫木也而橫木以渡水亦謂之杠孟子離
婁篇十一月徒杠成是也車前橫木謂之扃宣十二年左傳
服注扃車前橫木也而橫木以舉鼎亦謂之扃儀禮士冠禮
設扃鼏是也皆其例矣釋文曰筍音峻史記張陳列傳上使
泄公持節問貫高箾與前服虔曰箾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
以糞除也陸氏音筍爲峻蓋本服氏之說夫箾與不妨亦有
筍名然敖死已久而猶得於箾與中傳致其尸萬無是理釋
名釋樂器曰筍峻也是筍虡之筍亦可讀如峻也

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宣十二年
解詁曰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
樾謹按爲禮二字疑衍文也其原文當云此其稱名氏以敵
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句爲禮
也蓋晉人不度德量力以臣敵君故斥言荀林父名氏以敵
楚子者正春秋之不與晉而與楚子也其所以不與晉而與
楚子則以楚子有禮故也故曰爲禮也猶文三年傳曰爲諼
也今上句因下句而誤衍爲禮二字遂作一句連讀之義不
可通矣
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
解詁曰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屢往來爲惡言

樾謹按如何解則必增入惡字於文方備殆非也爲當讀爲譌說文言部譌譌言也從言爲聲詩曰民之譌言今詩沔水篇正月篇竝作民之訛言訛僞也言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卽此傳所云交易爲言也爲僞譌訛四字古人通用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南譌小司馬本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是其證矣

大其平乎己也 十五年

解曰己二大夫

樾謹按二大夫而但謂之己於文甚爲不明殆非也蓋平有因人而平者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鄆是也平乎己對平乎人而言不待人之爲平而自爲平斯謂之平乎己矣是

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何氏解詁曰地以宋者善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戹則矜之然則魯固欲平楚宋因楚不可而止是楚子初心必欲得宋明矣乃能聽子反之言引師而去可謂能自克矣故春秋大其平乎己也

莊王曰諾舍而止

解詁曰先以諾受絕子反語更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

樾謹按下文曰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若如何解則不必有雖然二字矣何氏知其不可通因曲爲之說曰雖宋已知我糧短欲徼糧待勝也其於文義終有未安今按此卽左傳所謂退三十里宋及楚平也軍行三十里爲一舍僖二十八年左傳退三舍避之杜注曰一舍三十里是也莊王曰諾舍

而止諸者受子反之言舍而止者命引君而去之三十里然後止也莊王此時已欲去宋而又曰雖然吾猶取此則又其轉念也傳言此者正見自克之難也

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成二年

解詁曰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

樾謹按使耕者東畝晉非能遂得齊之土地也且得齊之土地而謂之土齊亦近不辭何解殆失之矣惠氏棟九經古義曰土讀曰杜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然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惠說亦未爲得也今按土當讀爲度土與度聲相近尚書柴誓篇杜乃擾周官雍氏注引作敶乃擾土之爲度猶杜之爲敶也大司徒職曰以土圭土其地鄭注曰土其地猶言度其地又典瑞職曰封國則以土地注曰土地猶度地也並古文假土爲度之證故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即度地相宅也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是有意規度齊國之土地故曰是則度齊也度與規同義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度山林又曰規偃豬是規度一也國語楚語曰實讒敗楚國使不規東夏韋注曰規猶有也其實規亦言規度也此云度齊猶彼云規東夏矣因假土爲度學者遂失其義僖四年穀梁傳曰不土其地不度其地也即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或曰用然後郊十七年

解詁曰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蓚林魯人將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

樾謹按如此說則分用與郊爲二事義不可通且有事泮宮豈可但謂之用乎何氏殆未得其解也此承上文郊用正月上辛而言蓋郊之必用正月上辛固其正也然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三卜禮也又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所載或說蓋卽穀梁子之說用而後郊謂卜中而後郊也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是用字本從卜中會意故其義卽爲卜中卜中而後郊是不必正月上辛矣故附載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疑魯人於春三月卜之不吉又改於秋三月卜之至九月上辛而吉遂用以郊故春秋卽如其實書之以示譏耳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曰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解詁曰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此年以九月郊與彼年以五月郊其事正同此書用而彼不書用者於此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也莊四年傳曰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襄五年

解詁曰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

樾謹按傳文但曰莒女有爲鄫夫人者不言夫人有女還嫁莒也且古謂姊妹之子爲出不謂外孫爲出鄫子欲立外孫而曰欲立其出更爲失之今按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而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女得通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爲鄫夫人而欲立其出蓋莒女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爲鄫子之後也傳不曰鄫子欲立其出則所謂其出者從夫人而言之明矣

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二十六年

解詁曰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

樾謹按未當作末隸書未末二字相涵蒼頡廟碑以化未造未造卽末造也是其證矣說當讀如本字乃言說之說非喜說之說也末無也末有說也謂無說也蓋使剽以次當立則其立於是也猶爲有說乃剽則公孫也於昭穆遠矣故曰剽之立於是末有說也何氏以爲衛人未有說喜失之矣

刑人則曷爲謂之闇刑人非其人也二十九年

解詁曰以刑人爲闇非其人故變盜言闇

樾謹按弟子問曷爲謂之闇則當曉以書闇之故方合問意乃但言刑人之不合爲闇則所以書闇之故仍不可得而明何解殆失之矣今按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傳曰曷爲不言

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非其人與非其大夫文法一律義亦當同文十六年傳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則此刑人正宜書人乃不書人而書闇者以非其人也非其人者謂非吳人也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闇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闇以刀弒之然則此刑人乃是越人若書曰吳人弒其君失其實矣而又見在吳國非自外來不得從邾婁人戕鄫子之例故如其實而書之曰闇且因以爲人主近刑人之戒傳意本極分明何氏誤據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傳文謂此闇亦當書盜遂以變盜書闇爲說而於非其人句不得其解矣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昭五年解詁曰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擇勇猛者而立之又曰獨嬰稻以嫡得立之

檃謹按此傳之義甚不可曉秦既匿嫡子之名矣何以嫡子得立其名又得書於春秋乎今按說文女部嫡嬤也嬤謹也兄嫡本非嫡庶字凡嫡庶字古作適隱元年傳立適以長不以賢其字作適不作適可證也此傳嫡字疑古本皆作適兩適字異義匿適之名也此適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其所以隱匿之者正以欲立爲君之故不使人指斥之非如何氏所謂擇勇猛者而立之也適得之也此適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故秦諸君名竝不著惟文十八年秦伯稻卒宣四年秦伯稻卒兩君獨名者乃適得之也猶云偶然得之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傳

文正同因字誤作嫡遂不可解矣

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十一年

解詁曰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非齊桓

晉文則如王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

樾謹按其序其會兩文對舉何氏所解非傳意也此蓋言諸

矦之序皆伯主所定諸矦之會皆主會者所爲以見春秋所

載二百四十年之事悉據當時之實耳其以諸矦之序爲桓

文所定者蓋晉文踵事齊桓無大變更而其後又晉人世主

夏盟一循文襄之舊故推而上之以爲皆桓文所定也此兩

句皆證明春秋信史之義若如何解則齊桓晉文句與上下

文不屬矣

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

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十九年

樾謹按何氏不解復字復者告也請也管子卜問篇以復管

仲尹注曰復猶告也周宮宰夫職諸臣之復鄭注曰復請也

復加復損竝謂請於父母而加之損之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二十一年

解詁曰因諸者齊放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疏

曰舊說云郎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

樾謹按南里者穀梁傳曰宋之南鄙也是南里爲宋南鄙地

名宋有南里猶鄭有東里也南里既爲宋地名則因諸亦當

爲齊地名以其同爲放逐刑人之地故公羊子舉以爲比而

博物志乃有周曰囹圄齊曰因諸之說則失之甚矣禮記月令正義引鄭志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蔡邕獨斷曰夏曰均臺殷曰牖里周曰囹圄漢曰獄初學記引風俗通義曰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諸書所記竝無齊曰因諸之文博物志謂周曰囹圄齊曰因諸蓋誤解公羊傳文而爲此說不足據也如其說亦將云宋曰南里乎孔氏通義曰宋公之弟辰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者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里者猶曰宋獄也此說大謬華氏自此年夏入于宋南里以畔至次年春始自宋南里出奔楚豈有伏處陛牢自同幽繫從夏至春歷時數月者乎誠如是也又何謂之畔矣考之左傳鄭亦有南里襄二十六年楚子伐鄭入南里是也豈亦入于鄭獄乎解詁謂因諸者齊放刑人之地既謂之放明非拘繫卽此一字可知非獄不得以囹圄爲比而放字各本皆誤作故賴阮氏校勘記據鄂本訂正孔氏所見亦是誤本宜不得其解耳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鄂之也曷爲鄂之君存焉爾二十九年解詁曰鄂郭疏曰鄂郭者郭之猶曰國之但古今異語也樾謹按郭不訓國疏謂郭之猶曰國之失何氏之旨矣何氏訓鄂爲郭郭大也玉篇邑部曰郭大也郭爲大故鄂亦爲大初學記引風俗通義曰郭亦謂之鄂鄂郭者亦大也是其義也鄂之猶曰大之邑不言潰而此言潰乃張而大之之意所以

張而大之者正以君存焉爾古人之文亦或避習用之字而代以它字文八年左傳曰珍之也杜注曰珍貴也此傳不曰大之而曰郛之猶彼傳不曰貴之而曰珍之矣莊子秋水篇曰埒大之殷也埒卽郛之異文也

顏夫人者嫗盈女也二十一年

疏曰謂此老嫗是盈姓之女

樾謹按既云夫人不得又謂之嫗疏義非也嫗盈疑是顏夫人之母以其老故尊之曰嫗耳古婦人或繫於母而稱之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齮聲姬生光杜注曰顏齮皆二姬母姓然則盈亦夫人母姓也

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定元年

解詁曰定昭公之喪禮於國

樾謹按定當讀爲正古字通用尚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竝其證也正君乎國卽所謂正棺於兩楹之間上文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說其事也此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說其理也穀梁傳曰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與此傳文雖互異而義實相同蓋惟正君乎國卽是正棺於兩楹之間故以正君乎國爲沈子之言可也以正棺於兩楹之間爲沈子之言亦可也古經師口授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間也孔氏通義不據穀梁傳讀定爲正而自爲

之說曰季氏立昭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因謂穀梁傳與此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失之甚矣

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

解詁曰據無麥苗以災書則此經實霜殺菽亦

樾謹按菽字衍文也蓋無麥苗以災書也故弟子問曰此災也曷爲以異書今衍菽字於義不可通矣

當以災書而傳乃曰記異也

闔廬曰士之甚 四年

解詁曰言其以賢士之甚

樾謹按士當作大穀梁傳正作大之甚可據以訂正大字隸書每變作士如赤幸壺壹等字其上皆從大而今皆作士是其證也大之甚譌作士之甚何氏因曲爲之說於義終不安

以季氏之世世有子 八年

解詁曰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

樾謹按何解未得有字之意有者相親有之謂也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潞子離於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不有亦言不相親有也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謂季氏累世親厚於子異於它人若如何解則爲不辭矣

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

解詁曰說解舍然猶如

樾謹按何氏此解殊未明了說猶脫也詩野有死麕篇舒而脫脫兮毛傳曰脫脫舒遲也重言之爲脫脫單言之卽爲脫淮南子精神篇則脫然而喜矣高注曰脫舒也此傳云說然猶彼云脫然乃舒遲之意蓋陽虎意中無所畏憚故與其徒脫然止息耳脫與說古字通用荀子正名篇楊倞注曰說讀爲脫

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十五年

解詁曰漫者徧食其身

樾謹按漫卽曼字校勘記曰唐石經元本作曼是也說文又部曼引也漢書禮樂志世曼壽師古注曰曼延也是曼有延及之義故曰曼衍莊子齊物論篇因之以曼衍是也亦曰曼羨文選封禪文汩漫曼羨是也古字本止作曼以水言之則從水作漫猶以草言之則從艸作蔓也詩野有蔓草篇毛傳曰蔓延也此經不言所食者蓋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曼延不能知其初食之處故曰曼也何氏謂徧食其身於義尚未盡得漢書揚雄傳曰爲其泰曼濾而不可知卽此曼字之義

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哀二年

解詁曰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

樾謹按何氏所解未得傳意父有子者謂靈公已有輒爲子也輒於靈公孫也非子也而得爲子者成十五年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彼嬰齊於歸父以弟爲兄後而有子道然則輒於靈公以孫爲王父後其有子道明矣靈公既不以嗣瞶

爲子而刖以輒爲子則刖瞶亦不得以靈公爲父國語晉語
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翟重耳再拜不稽首此卽
不得有父之義也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
首不没爲後也韋注曰没貪也靈公逐刖瞶而立輒刖瞶乃
於父死之後介大國以求入是父已有子而必爭之曰此吾
父也是貪爲後也故春秋不與也

長沙王 先謙
善化劉 肇校

南菁書院
德清俞樾蔭甫著

羣經平議二十四

春秋穀梁傳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
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隱元年

樾謹按范氏無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君子以其歸賵非
禮魯人可以辭矣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此說未得
傳意如其說當云君子以其可辭而受之於文方明不當但
云以其可辭受之也蓋可者卽所謂賵人之母則可也禮可
賵人之母不可賵人之妾周人之來歸賵也以其爲惠公之
母而歸之此辭之可者也以其爲孝公之妾而歸之此辭之

不可者也春秋書曰惠公仲子繫仲子於惠公明周之歸賵以其爲惠公之母也此所謂以其可辭受之也下句曰其志不及事也王氏曰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不屬其疑當爲且形相似而誤也今按此句與上句本不相屬其志句不及事也句言歸賵常事本不必記其所以記者以其不及事也莊十一年傳其志過我也二十年傳其志以甚也文元年傳其志重天子之禮也昭十八年傳其志以同日也文與此同可證其字之非誤王氏誤解上句故於此句亦失之矣

聘弓鍭矢不出竟場

疏曰聘弓鍭矢者麋信云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故左傳云楚子問郤至以弓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郭璞云今之鏑箭是也

樾謹按鍭矢之名雖本釋器文然以之說此傳則聘弓與鍭矢不倫矣鍭當讀爲候候與聘義同候之言視也望也故迎送賓客之官謂之候襄二十一年左傳使候出諸轘轅是也使人於宅國有所覘察亦謂之候呂氏春秋貴因篇武王使人候周是也聘弓候矢謂以弓聘問以矢候視也疑穀梁原文本作候矢葢古字候與候通故白虎通爵篇曰侯者候也後人不知侯之爲候而以爲卽爾雅之鍭矢因加金旁耳下句曰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按脩者脯也既曰脩又曰肉甚爲不辭肉疑問字之誤禮記檀弓篇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是其證也莊二十七年范氏集解又引董仲舒大夫無

束脩之餽餽與問同葢聘弓候矢與束脩之問竝謂以物與人也弓也矢也束脩也聘也候也問也其事也以弓矢相聘以矢相候以束脩相問皆事之至微者猶且不敢焉此人臣之義也候誤作鍭問誤作肉而傳義不見矣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二年

集解曰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又曰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

樾謹按傳列二說其讀伯字不同紀子以伯先則以本字讀之伯者長也伯莒子而與之盟則當讀爲敀說文攴部敀迮也從攴白聲周書曰常敀常任今尚書立政篇作常伯是伯敀古字通敀莒子而與之盟者迮莒子而與之盟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是其義也哀十五年左傳迫孔悝於厠强盟之敀與迫同兩說之中前說爲長范氏曰紀子以莒子爲伯失其義矣

三年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集解曰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疏曰時葬正也襄七年傳文月葬故也隱五年傳文日者憂危最甚此傳云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是也

樾謹按集解與疏均不說故字之義文十八年傳子卒不日故也集解曰故殺也然施之此傳則義不可通殆未可爲達詁矣今按莊二十三年傳往時正也致月故也三十二年傳

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竝以故與正爲對文然則故者變也
荀子王霸篇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倞注曰故事變也是其
證也穀梁傳每有故也之文隱十一年傳公薨不地故也莊
三年傳志葬故也僖元年傳夫人薨不地故也昭三十年
傳中國不存公故也其義竝同桓元年傳繼故不言卽
位正也文元年傳繼正卽位正也繼故與繼正對文繼故猶
言繼變謂先君遇弒國之大變也集解曰故謂弒也此爲目
言其事則可若以古訓求之則故可訓變不可訓弒范氏殆
失之矣

始厲樂矣五年

集解曰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

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

樾謹按穀梁子謂諸侯當用四佾故以初獻六羽爲僭樂尸
子謂自天子至諸侯通用八佾故以初獻六羽爲厲樂厲之
與僭竝言其失非謂其能自減厲也厲樂與孟子厲陶冶厲
農夫同厲者病也始厲樂者始病樂也言自是之後樂日以
壞故爲始病也厲字竝無減義范氏以減厲說之非是

城爲保民爲之也七年

集解曰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刺公不修
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

樾謹按范氏訓保爲安則造城以安民於事未爲甚失春秋
何以譏之乎其說非也保者小城也古字作堢說文土部堢

高土也俗字作堡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曰堡高土也經傳通以保爲之禮記月令篇四鄙入保檀弓篇遇負杖入保者息國語晉語抑爲保鄣乎鄭韋注竝訓爲小城是也此傳曰城爲保民爲之也蓋言爲保中之民更作城也民本有保乃更爲作城故春秋書以示譏下文曰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可知其爲城小之故而益城初非無城也然則保字當訓爲小城明矣

鄀鼎者鄀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鄀大鼎也 桓二年

樾謹按以是爲討之鼎也文義未安范氏集解曰試宋亂而更受其賂器則當云賂之鼎不當云討之鼎且稷之會經明書以成宋亂又何討之有乎今按討乃糾字之誤釋文曰麋氏云討或作糾蓋其所見尚有作糾之本後人不知糾字之義因臆改爲討耳糾字從糸從丩說文丩部丩相糾繚也又曰茻艸之相丩者又曰糾繩三合也蓋茻糾二字竝從丩爲意艸相丩謂之茻絲相丩謂之糾其義一也此鼎本鄀所爲則爲鄀鼎而取之於宋則又爲宋鼎一鼎而鄀宋共之故曰以是爲糾之鼎也言其糾繚而難明也乃孔子則以爲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於是書之曰鄀大鼎而其名自此定矣今糾誤爲討則傳義全失宜從麋氏訂正下文紀侯來朝傳曰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討亦誤字唐石經作計是也觀彼討字之誤則此討字之誤更無疑矣

謹言而退 三年

樾謹按謹當爲結公羊傳正作結言而退是其證也結與謹一聲之轉長言之則結音如謹古經師多口授因誤爲謹耳廣雅釋詁曰劼勤也結之與謹猶劼之與勤竝雙聲字

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四年

集解曰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次殺射髀骼死差遲下殺中腸汗泡死最遲

樾謹按范氏所解與何邵公注公羊雖其說不同大旨一也然非傳意也傳曰唯其所先得則自以所得先後爲次最先得者以供祭祀次以供賓客次以供庖廚耳上殺次殺下殺雖經師相承有此說然自禮記王制及公穀兩傳說此事者竝以一二三爲次不以上中下爲次則疑其不足據矣設也所獲之獸無可當上殺者將遂無以供祭祀之用乎不如據穀梁此傳謂以所得先後爲次其說簡而當也又按此傳一字衍文也傳文本曰唯其所先得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言二言三不言一者唯其所先得卽是一也後人因公羊傳一曰乾豆之文而於此傳亦加一字則唯其所先得五字不可通矣夫公穀兩傳文自不同彼用曰字而此用爲字則此傳第一句蒙上五字爲文可知知其蒙上爲文而一字之爲衍文可知知一字之衍而其以所得先後爲次又可知矣

六年春正月寔來

集解曰來朝例時月者謹其無禮疏曰州公不以禮朝又至魯不反是無禮之事

穐謹按至魯不反乃左氏傳之說而公穀絕無此文至寔來之義公羊傳曰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此傳曰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簡慢義同畫化聲近兩傳大旨略同惟公羊於化我下不置一詞此傳又申明之曰諸侯不以過相朝也於是其義明矣蓋諸侯惟過天子之國必行朝禮成十三年公羊傳所謂不敢過天子也是也若諸侯之於諸侯本非臣屬但須假道不必相朝而州公乃以如曹之故道出魯境遂行朝禮朝不以禮與無禮同故謂之化我何休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此其說必有師承又曰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則大非傳義矣

時曰同乎人也

集解曰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它人

穐謹按左傳載桓公之言曰是其生也與我同物名之曰同然則同之命名桓公以爲同乎己也故時人卽反其言以譏之曰同乎人也范氏所解尚未盡得其旨

故略之也 八年

穐謹按故字衍文也上文曰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則當有故字此文曰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

逆王后略之也則不當有故字葢卽涉上文故弗與使而誤衍耳

丙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九年

樾謹按故字唐石經作放御覽百四十七引庾信注曰放違也當從之放命卽方命尙書堯典篇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王商傳竝作放命圮族正義引鄭注曰方讀爲放謂放棄教命是方者借字放者正字也此傳言曹伯使世子來朝則曹伯爲失正魯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則內爲失正故曰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明世子可以止而不行也然止而不行疑若放棄父命者故又發難曰則是放命也下乃引尸子之言以斷之曰夫已多乎道明雖放命不足爲罪也

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集解曰邵曰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

樾謹按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是道有順義國語楚語以違而道從而逆相對然則道卽順也多者賢也小爾雅廣詁曰賢多也凡相較而勝謂之賢亦謂之多論語陽貨篇爲之猶賢乎已皇侃義疏曰賢猶勝也禮記檀弓篇多矣乎予出祖者正義曰多猶勝也是多與賢義同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言此事之已雖若放棄父命而實勝乎從順也范氏不知道之爲順乃解爲合道多夫合道多而但曰多乎道近於不辭矣

再稱日決日義也 十二年

集解曰明二事皆當日也疏曰決日者謂二事決宜書日故經兩舉日文也

檢謹按決者明也儀禮大射儀鄉射禮士喪禮注竝曰決猶闓也廣雅釋詁曰闓明也然則決亦爲明矣范氏正以明字釋決字而楊疏乃謂決宜書日非其旨也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十四年

檢謹按盡當讀爲進以農女所爲者事祖禰是以人之所進者事祖禰也豈若己所自親者乎進盡聲近故得通用漢書高帝紀主進師古曰進字本作賮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段借故轉而爲進然則進之爲盡猶賮之爲進矣爾雅釋詁盡進也盡與盡古亦通用

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 十八年

集解曰濼之會夫人驕伉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

檢謹按范氏但曰舍而弗數未及數字之義數者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蓋稱說者必一一數之故數與說其義得通弗稱數也猶曰弗稱說也穀梁傳每用數字隱十一年傳曰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解曰累數總言之也文十八年傳曰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范解曰是以同倫爲副使故兩言之竝得其義矣昭

三年左傳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聞此數卽聞此說也

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莊元年

權謹按變之爲正當作爲變之正蓋上文曰築之外變之正也故此發問曰築之外爲變之正何也今作變之爲正義不可通矣

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六年

集解曰若衞自歸寶於齊過齊然後與我

權謹按下者後也詩下武篇下武維周鄭箋曰下猶後也蓋古人謂前爲上謂後爲下呂氏春秋安死篇曰自此以上君亡國不可勝數高注曰上猶前也然則下猶後矣使之如下齊而來我謂若後齊而至我也范解未甚明了故具說之定

元年傳曰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下亦後也

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十年

集解曰勝內謂勝在內

權謹按經書公敗齊師則勝在內自不待言又何必舉以爲說乎且勝在內而曰勝內亦近不辭范氏此解殆未得傳意也勝與甚同義論語衞靈公篇甚於水火皇氏義疏曰甚猶勝也然則勝亦猶甚也勝內也猶曰甚內也隱元年傳曰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彼言甚此言勝文異而義同蓋公以詐勝故書敗以甚之耳

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十年

樾謹按此傳有衍文當云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釋蔡侯之獲也傳意謂中國不敗則蔡侯無由見獲故言敗以釋蔡侯之獲也中國不敗句涉上文而衍言字則義不可通其言敗句涉上文而衍何也字則辭複矣昭二十三年傳曰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正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不言公外內蔡一疑之也十六年

集解曰十三年春會于北杏諸侯俱疑齊桓非受命之伯欲其以事推之可乎今于此年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讎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同官爲寮謂諸侯也

樾謹按此傳當從舊解之說疏引舊解謂會于北杏不言諸侯是外疑也今此會不言公是內疑也自此以後外內不復疑之故曰一疑也其說最爲明了成十一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集解引鄭嗣曰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然則此傳與彼文法相同彼謂上下各一見此謂內外各一疑舊解之說正得之矣楊氏乃曲徇范注謂外內諸侯同一疑公又云外內者諸侯之國或遠或近故以外內總之也夫傳文言內外者皆以魯爲內它國爲外豈有總言它國而以遠近分內外者乎足知其說之非矣

失故也　二十二年

集解曰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

樾謹按以文姜之故而但曰故也不辭甚矣故疑當作放唐石經桓九年傳則是放命也今各本皆作故其誤正與此同矣上文曰肆失也乃釋經文肆字此曰失放也則又自解失字謂失者放縱之也范氏作解時已誤作故乃曲爲之說而文不可通矣

以是爲尸女也 二十三年

集解曰尸主也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辭

樾謹按如范解則當云以是爲尸乎女也於文方明不得但曰尸女范解非也爾雅釋詁尸主也又曰尸宋也是尸訓主亦訓宋郭注曰謂宋地其實古無宋字襄十五年公羊傳何休注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耳是宋地之宋本亦作采尸訓宋即訓采矣二十二年傳曰禮有納采集解曰采擇女之德性也此傳尸女即采女也蓋公以觀社爲名實則自往擇女故曰以是爲尸女也學者但知尸之訓主不知尸之訓采因失其義矣

既戒鼓而駭眾 二十五年

疏曰既戒鼓駭眾者謂既警戒擊鼓而駭動眾人

樾謹按楊氏以戒鼓爲警戒擊鼓非也戒即擊鼓之名字亦作駴周官大司馬職鼓皆駴鄭注曰疾雷擊鼓曰駴是其義也文選西京賦駴雷鼓七啟駴鐘鳴鼓是凡擊鐘擊鼓皆謂之駴矣說文無駴字古字蓋止作戒周官大僕職曰始崩戒

鼓正與此傳同

大者有顧之辭也二十八年

疏曰顧猶待也徐邈云至冬無禾於是顧錄無麥其意亦謂待無禾然後顧錄無麥故云大也

樾謹按說文頁部顧還視也詩蓼莪篇顧我復我鄭箋曰顧旋視也旋視與還視同有顧謂有所還視也蓋至冬無禾乃還顧秋之無麥而幷錄之徐邈所說正得其旨楊氏謂顧猶待也則失之矣方無麥之時豈逆知其幷將無禾而待之乎訓顧爲待義不可通傳曰於無禾及無麥也是可知顧之爲還視矣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二十九年

樾謹按勤字范氏無解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釋文勤如字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然則此勤字亦當與彼同民之所憂也勤卽民之所憂也勤於力勤於財勤於食皆謂憂其不足也蓋勤與勞同義淮南子精神篇竭力而勞萬民氾論篇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竝曰勞憂也勤之爲憂猶勞之爲憂也范氏解勤雨曰是欲得雨之心勤也仍以本字讀之此傳無解則亦讀如本字胥失之矣

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三十二年

集解曰齊絜疏曰齊者齊絜之名故記稱齊之爲言齊也是

齊齊意同故范訓爲絜

樾謹按范解非也詩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曰齊正周易繫辭上傳齊小大者存乎卦王肅注曰齊猶正也是齊之義爲正以齊終也猶曰以正終也上文曰寢疾居正寢正也若訓齊爲絜則與上義不蒙矣釋文曰齊本亦作齋蓋卽因范說而誤

諱莫如深深則隱

集解曰深謂君弑賊奔隱痛之至也

樾謹按此謂避諱之道莫如深沒其文深沒其文然後其迹隱矣如子般卒書日若以正終者公子慶父如齊若以使事往者此皆諱之深而隱者也下文曰苟有所見莫如深也蓋

閔公不書卽位則子般之弑自見而子般卒之下卽書公子慶父如齊則慶父之與於弑亦見既已有見於後又何必以內之大惡而詳箸之哉故莫如深諱之也傳文本明范氏所解未得其指楊疏從而衍之宜更糾繚矣

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 僖四年

集解曰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

樾謹按得志乎桓公者謂以得志之辭加之乎桓公也蓋召陵乃楚地故特箸之明桓公之得志也然合諸侯以伐楚僅得盟其大夫實不足爲得志故又曰得志者不得志也范氏以得志屬屈完不得志屬桓公失其解矣下文曰以桓公得

志爲僅矣若從范解則桓公此役直謂之不得志已耳又何譏其得志之僅乎

執不言所於地緜於晉也 五年

樾謹按執不言所於地六字古本止作不地二字疏引舊解曰此云不地緜於晉也者是其證也又曰或以爲執不言所於地蓋是別本如此楊氏以爲理亦通耳則其所據本必止作不地二字也其標起訖當曰不地至晉也今乃曰執不至晉也非楊氏之舊矣

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 十九年

集解曰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湎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

樾謹按傳言如加力役焉非伐之之謂也范氏所解由未解如字之義故耳如當讀爲而古書如而通用不可勝舉上文歷言梁之湎於酒淫於色以見梁之所以自亡此又云而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則又舉其甚者言之也左傳曰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是梁之亡正以民罷於力役之故淫湎之罪尚其小者也故曰湎不足道也

梁亡出惡正也

集解曰正謂政教

樾謹按正卽政之假字范氏以政教解之是矣出當讀爲黜古字通用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曰黜公者非吾意也何休注曰黜猶出逐然則此傳假出爲黜猶彼傳假黜爲出矣梁亡

黜惡政也謂梁不行善政故黜之也黜亦通作絀禮記王制
篇簡不肖以絀惡黜惡政與絀惡義同此惡字乃罪惡之惡
下文曰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則怨惡之惡文同而義異范氏
所解未明故具說之

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二十四年

集解曰邵曰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
不敢有之以爲國

樾謹按莫敢有者謂莫敢有天下也凡物此失之則彼有之
矣天下不然天子雖失之諸侯莫敢有之也故曰雖失天下
莫敢有也何解謂鄭不敢有之以爲國非是

會于溫言小諸侯 二十八年

樾謹按于字乃以字之誤會以溫言四字爲句蓋溫與河陽
本是一地諸侯之會以溫言之者小之也天子之守以河陽
言之者大之也下文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然則此文作
會以溫言句小諸侯句明矣

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
夜姑仁其不可乎 文六年

集解曰邵曰賢者多才也戰主于攻伐仁者有惻隱之恩不
如多才者有權略

樾謹按范解非也傳本泛言君使臣之道不專主攻伐豈得
謂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乎今按仁當讀爲
佞說文女部佞篆大徐本作從女信省小徐本作從女仁聲

段氏玉裁曰晉語佞與田韵則仁聲是也佞字本從仁得聲故古或卽以仁爲之尚書金縢篇予仁若考仁卽佞之叚字考猶言予佞而巧也說詳尚書此傳三仁字皆當讀爲佞使佞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佞者猶言使不肖者佐賢者佐不肖者也趙盾賢夜姑不肖也何氏以本字讀之遂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於義不可通矣

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九年

樾謹按其乃是字之誤疏云天子志崩不志葬而又書日是不葬之辭然則楊氏所據本尚未誤也當據以訂正

弟兄三人佚宕中國　十一年

集解曰佚猶更也釋文出佚害云害本又作宕

樾謹按范氏所據本疑亦作佚害故訓佚爲更言其更相爲害於中國也其實字當作宕宕與害相似又涉下文民石不能害而誤耳佚宕乃雙聲字本作跌踢說文足部踢跌踢也又作泆蕩說文水部泆水所蕩泆也此作佚宕者佚與跌泆並從昜省聲則與踢蕩並從昜得聲故其義通也亦作跌宕文選恨賦跌宕文史李善注引揚雄自敘曰雄爲人跌宕是也佚宕中國言肆行乎中國宕誤作害范氏遂訓佚爲更失其旨矣

一曰就賢也　十八年

集解曰若竝有子則就其賢謂年同也

樾謹按此傳非明立子之義不得謂年同則就其賢也范解失之矣上文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此云一曰就賢也則又承上文而別爲一說言姪娣之從夫人以其賢而就之也成十年公羊傳何休注曰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是其義也今宣公不使其母頃熊奉養姜氏而使之大歸于齊既違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之情又失就賢之義故傳竝列二說所以深譏之也

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宣二年

集解曰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華元得衆心軍敗而後見獲晉與秦戰于韓未言敗績而君已獲知晉侯不得衆明矣

樾謹按傳言救其將而范氏此解無一救字疑傳文救字乃

獲字之誤盡其衆以獲其將謂先盡其衆而後得獲其將也卽所謂先言敗績而後言獲也試連上文讀之曰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獲其將也若作救字則與上文不相蒙矣又試連下文讀之曰言盡其衆以獲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蓋宋衆既盡則華元止是一人而鄭以三軍敵之是謂以三軍敵華元故雖見獲而不病若作盡其衆以救其將則宋衆具在何得謂之以三軍敵華元乎以上下文義求之此救字當作獲字無疑今誤作救者因下文范注引鄭君說有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之文故改傳文以合之不知鄭君云云特以明先書敗績之故耳非說此句之義也

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十一年

集解曰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執國威柄制其君臣僨倒上下錯亂邪正是以夷狄爲中國

樾謹按爲者治也襄三十年左傳不可爲也杜注曰爲猶治也周語是故爲川決之使導韋注曰爲治也經傳中爲訓治者不可勝舉春秋之義以中國治夷狄不以夷狄治中國上文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曰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此文楚子入陳傳曰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其義若相反而實則一也楚人殺陳夏徵舒有可討之罪而楚子非討罪之人故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以正弒君之罪而又書楚子入陳以嚴中外之防傳曰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猶曰不使夷狄治中國也成元年

樾謹按此傳文有誤當云作甲國之事也乙作甲非正也乙甲國之事也乙作甲非正也益言作甲乃國之事而非乙之事耳下文曰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此言國之可使作甲也又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此言乙之不可使作甲也益以國中農工皆集而乙則四民分處故也若曰乙甲國之事則義不可通矣

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八年

集解曰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

樾謹按如范解則傳文當曰更見一稱於文方備今但曰見一稱也范解非也國語晉語勃力一心戰國策秦策諸侯不可一韋昭高誘注竝曰一同也昭十年左傳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杜注曰壹同也壹與一古通用見一稱也猶曰見同稱也蓋不書天王而書天子者見天子與天王同爲王者之稱也公羊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彼言通此言一文異而義不殊也

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九年

疏曰言其不合爲而爲之也徐邈云爲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乃目言其事耳訓詁家自有此例非

訓爲爲葬也爲當訓治經傳中爲訓治者不可勝舉宣十一年傳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爲亦治也說已見前矣既出之妻義與夫絕不當更治其喪故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爲之卽治之也

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 十二年

樾謹按此十字爲一句道猶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不如小決使道杜注曰道通也法言問道篇亦曰道也者通也蓋道與通一聲之轉故聲近而義同道無以存猶通無以存通之言同也蓋謂其上下之同無以自存也漢書夏侯勝傳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注曰通謂陳道之也然則通同之通以道爲之猶陳道之道以通爲之若於道字絕句則失之矣

公不周乎伐鄭也 十七年

集解曰周信也公逼諸侯爲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

樾謹按公不欲伐鄭不可謂之不信乎伐鄭范解非也離騷經曰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此傳周字亦當訓合言伐鄭之役與公意不合也

及以及與之也 襄三年

樾謹按此當曰及又及句與之也與十年傳曰會又會外之也文法一例蓋此經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凡再言及故曰及又及猶彼經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凡再言會故曰會又會也集解曰通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疑范氏所據本正作及又及故以再言及釋之疏標及以至之也五字而釋之曰傳解經所以再言及者以及與之也謂與袁僑故言及以殊之則其所據本已與今同矣

家有既亡國有既滅 襄六年

集解曰滅猶亡亡猶滅家立異姓爲後則亡國立異姓爲嗣則滅既盡也

樾謹按既固訓盡而此既字則非盡之謂也既亡既滅猶言已亡已滅也家立異姓爲後其家固未亡也而實則已亡矣是謂家有既亡國立異姓爲嗣其國固未滅也而實則已滅矣是謂國有既滅下文曰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正

見繒之既滅而不自知其滅也昭四年九月取繒自繒人言之以爲至是始爲魯所滅耳不知其於襄六年已爲莒所滅矣然則自襄六年至昭四年繒國乃既滅之國也此國有既滅之義也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十年

檮謹按傳文本曰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道句惡上也傳寫奪一道字耳弗以上下道道者弗以上下之道言也哀四年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正與此傳文同可據以訂正

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十一年

集解曰行人是傳國之辭命者

檮謹按凡言之辭者皆釋經意如此上文公至自鄭傳曰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卽其例也而此傳挈國之辭范乃以爲傳國之辭命失之矣今按說文手部挈縣持也使臣出竟與國一體榮則俱榮辱則俱辱國之榮辱縣于一人故曰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襄十八年昭八年傳竝曰稱行人怨接於上也范氏於襄十八年傳解曰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然則此云挈國者或罪在使臣歟

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二十五年

集解曰放言將淫崔氏爲此見弒也邵曰淫過也言莊公言語失漏有過於崔子而崔子弒之

檮謹按此二解皆未明失言之義失言猶失道也詩東門之

池篇可以晤言毛傳曰言道也言爲道說之道亦卽爲道德之道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道德之道與道說之道皆取通達之義無二義也後人歧而二之而古訓遂不可通矣莊元年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此以道與言分屬天與人葢以天不言之故其實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不若於言卽不若於道也此傳曰莊公失言淫于崔氏猶曰莊公失道淫于崔氏左傳所載東郭姜之事是也范氏兩說皆未得其義禮記禮器篇荀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鄭注曰道猶從也廣雅釋詁曰言從也言之訓從猶道之訓從然則失言之卽失道明矣

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

集解曰所以攻巢之門者爲其伐楚之事故也

樾謹按以門于巢之門此左傳說也公穀則皆不然公羊傳曰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此傳曰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是皆以門于巢爲入巢之門與左傳異范以左傳說此傳失之矣若從范解則吳方攻巢又何以責巢之不飾城請罪乎

一事注乎志十一年

集解曰一事輒注而志之也

樾謹按范解非也傳文曰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

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推尋傳意葢謂此本二事而以一事書之也葢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此一事也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此又一事也若分而書之則蔡侯般已于夏四月爲楚誘殺其子嗣立至是又爲楚執當從諸侯在喪稱子之例書曰蔡子不當曰蔡世子矣今乃仍書蔡世子是以一事書之見楚子既誘殺其父又執用其子爲暴虐之甚也故曰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廣雅釋詁曰注識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鄭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然則注乎志者謂識之於史策也非謂輒注而志之也注而志之不得曰注乎志矣乃自何邵公讀此傳已不得其義故有反貶蔡稱世子之疑而鄭君解之謂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則仍未得傳義也葢由讀者於一事兩字未遑深求故經意傳意胥失之矣

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定十年

樾謹按上既云因是以見則下不必又云見之見之疑當作舅之舅古得字也頰谷之會正所謂有文事必有武備者故曰孔子於頰谷之會舅之矣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見亦當作舅誤與此同

嘗置之上帝矣哀元年

集解曰嘗置之滌宮名之曰上帝牲矣

樾謹按荀子大略篇楊注曰置質猶言委質也呂氏春秋執

一篇今日置贊爲臣高注亦曰置猶委也嘗置之上帝矣猶曰嘗委之上帝矣成二年左傳王使委于三吏杜注曰委屬也是其義也范解增字太多未得其旨

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十三年

集解曰襲衣冠端元端疏曰云請冠端而襲者請著元冠元端而相襲

樾謹按此當於端字絕句而襲二字合下文其藉于成周五字爲句傳文本曰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句而襲其藉于成周句藉者貢獻也范解曰藉謂貢獻是也襲之言入也國語晉語曰使晉襲於爾門韋注曰襲入也其下云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韋氏竝訓爲入

葢古語如此也襲其藉于成周者入其貢獻于成周也葢吳之意欲因魯之禮而請冠端因晉之權而襲其藉於成周范氏誤於襲字絕句則下文其藉于成周五字不成句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五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六　南菁書院

德清俞樾蔭甫著

羣經平議二十五

春秋左傳一

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

孔氏正義曰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爲此傳言爲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它國之妻故傳加爲以示異耳非爲手文有爲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爲字也

樾謹按傳文曰字衍文也閔二年傳有文在其手曰友昭元年傳有文在其手曰虞彼傳無爲字故有曰字此傳有爲字則不必有曰字猶桓四年公羊傳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作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有

爲字則無曰字亦其例也僖二十八年傳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曰字亦衍文既有稱字則不必有曰字矣哀十六年傳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曰字亦衍文既有請字則不必有曰字矣凡此之類皆後人所加太平御覽兵部引僖二十八年傳文正無曰字可證也

不如早爲之所 隱元年

杜氏集解曰使得其所安

樾謹按杜未解所字之義故增安字以足成之尙書無逸篇君子所其無逸詩殷武篇有截其所鄭注鄭箋竝曰所猶處也然則早爲之所猶云早爲之處矣國語晉語蚤處之與此傳文異而義同

大叔完聚

集解曰完城郭聚人民正義曰服虔以聚爲聚禾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爲聚人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

樾謹按段既不作固守之資又何必完其城郭若謂借此爲聚人之計則傳文必當詳述其事不得但曰完聚也今按完聚二字同義完當讀爲捖捖之言摶也淮南子俶眞篇嫥捖剛柔嫥卽摶字玉篇手部捖摶圓也捖聚猶言摶聚大叔將欲襲鄭故先摶聚其民也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又曰摶民力以待外事卽此傳捖聚之義杜以本字讀之而分完聚爲二義殆失之矣

君義臣行 三年

集解曰臣行君之義

樾謹按杜氏所解似尚未得義字之旨也義當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曰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義者古儀字也說文人部儀度也國語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是儀與度同也鄭注尚書大傳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儀之發矢則必中于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此正君義之謂也君義臣行言君儀度於上臣奉行於下也若如杜解則君義與臣行不一律矣

陳魚而觀之 五年

集解曰陳張設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

樾謹按上文云公將如棠觀魚者正義曰魚者猶言獵者也釋文曰魚者本亦作漁者此文云陳魚而觀之卽承上文而言謂陳列漁者而觀之也凡陳列其物謂之陳陳列其人亦謂之陳定四年穀梁傳徙陳器此以物言也詩采芑篇陳師鞠旅此以人言也然則陳魚爲陳列漁者明矣僖四年傳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與此傳陳魚而觀之文義正同杜解謂大設捕魚之備未得其旨

鄭人侵衞牧以報東門之役

集解曰牧衞邑

樾謹按牧若是邑名則當云鄭人侵衞及牧如莊十四年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成十五年傳楚子侵鄭及暴隧皆其例也今乃連言之曰衞牧疑牧非地名矣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傳牧字卽郊外之牧也四年宋陳蔡衞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是迫近之至故此亦侵及衞牧所以報也杜以邑名釋之誤矣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曰牧卽牧野也今按牧野之牧亦卽郊外之牧也尙書誓篇曰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此當以郊牧野連文卽爾雅所謂邑外郊外牧牧外野也說詳尙書國語周語曰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彼云商牧此云衞牧其義正同皆非地名也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十一年正義曰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無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矣

樾謹按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孫毓所難服氏殆無以解也而孔氏曲引公與族燕異姓爲賓之文謂宗盟無與異姓則族燕不得有異姓也此說雖似有理其實不然夫族燕者公與族人燕也燕之本意主乎族人特以族人皆父子兄弟以賓禮待之反若疎外故立異姓者爲賓也若天子之盟諸侯使之共奬王室則於同姓異姓無所偏主安得執

族燕爲比乎是服氏之說亦未爲得也今按宗者主也一切經音義九引字林曰宗尊也亦主也昭二年傳禮之宗也杜曰宗猶主也此傳宗盟之宗亦當訓主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謂以王官主諸侯之盟則先同姓也正義引釋例曰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斯或得其義矣

君謂許不共

集解曰不共職貢

樾謹按不共職貢而但曰不共則所不共者何事邪杜解非也詩長發篇受小共大共毛傳曰共法也書序九共九篇馬融注曰共法也然則君謂許不共者君謂許不法也下文曰許無刑而伐之杜注曰刑法也許不共與許無刑其義正同

矣

序民人

樾謹按序當讀爲豫爾雅釋詁釋文引春秋元命苞曰豫之言序也禮記射義篇卿大夫序從鄭注曰序或爲豫是序與豫古通用爾雅釋詁曰豫安也豫民人猶言安民人正義以爲次序民人非其義矣

大羹不致 桓二年

集解曰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樾謹按不致五味而但曰不致於文未明杜解非也致當讀爲緻詩鴇羽篇傳曰緻定本皆作致是也又或作至呂氏古字止作致詩正義曰緻不攻緻也說文無緻字新附始有之

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注曰苦讀如盬會之盬不精至也不精至與不攻緻義同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曰至猶善也至之訓善蓋卽精至之義大羹不致謂其不精至也下文粢食不鑿杜注曰不精鑿然則不致謂不精至不鑿謂不精鑿文義正同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六年

檄謹按甲可言被兵不可言被釋文曰被皮寄反下注被甲同失之矣被當讀爲披廣雅釋詁曰披張也披吾甲兵與張吾三軍同義披亦張也竝謂張設之也作被者假字耳莊子知北遊篇韞缺問道于被衣釋文曰被本作披是被披古字通

嘉栗旨酒

集解曰嘉善也栗謹敬也正義曰杜訓栗爲謹敬言善敬爲酒劉炫以栗爲穗貌而規杜過於理恐非

檄謹按善敬兩意不倫若以爲穗貌則於說酒更遠疑皆非也栗當讀爲洌洌從列聲與栗相近詩四月篇冬日烈烈鄭箋曰烈烈猶栗栗也考工記弓人菑栗不迤鄭注曰栗讀爲裂繻之裂然則以栗爲洌猶以栗爲裂矣說文水部洌水清也周易井九五井洌寒泉食王弼注曰洌潔也嘉洌旨酒言其既嘉善而又清潔也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十五年

集解曰檀伯鄭守櫟大夫

樾謹按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叠曼與檀本疊韵字莊子至樂篇澶漫爲樂史記司馬相如傳案衍壇曼是也檀伯之爲曼伯前後異文亦猶蕩氏之爲蕩氏鍼尹之爲箴尹矣隱五年傳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又曰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杜注曰二公子曼伯子元是曼伯者莊公之子也而於此傳乃止云守櫟大夫何邬昭十一年傳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注曰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正義述杜意以爲莊公城櫟而寘子元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故厲公得因子元而殺檀伯夫櫟既爲子元之邑何以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正義引晉封桓叔于曲沃而以欒賓傅之鄭使許叔居許而以公孫獲爲佐楚使大子建居城父而以奮揚佐之證一邑之内得有二人此不然也夫子元與曼伯所謂二公子也非如桓叔之於欒賓許叔之於公孫獲太子建之於奮揚也二公子竝居一邑勢均力敵孰爲之主孰爲之佐乎是可決其不然矣今按顧氏炎武左傳補注謂子元卽厲公之字其說是也莊公時厲公居櫟故傳云城櫟而寘子元莊公卒厲公立又爲祭仲所不容出之而立昭公昭公既立以櫟爲厲公舊邑不可無親公子以鎮撫之因使曼伯居櫟乃厲公因櫟之舊人殺曼伯而居其地卽此傳所載是也說經者不知子元之卽厲公而又不知曼伯之亦

爲公子於是事之本末不可見矣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衞蒲戚實出獻公獻公乃衞君卽子游與無知亦嘗居君位若曼伯止是櫟邑大夫而非親公子安足與之竝論郟顧氏以子元爲厲公字於傳雖無所證惟古人名字必相應漢書刑法志曰是猶以鞿而縶騏突師古注引如淳曰突惡馬也鄭厲公名突而字子元者元或転字之省郟附著之以證成顧氏之說

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十七年

集解曰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爲惡也

樾謹按昭公既已見弒矣重爲惡之說義不可通復者報也漢書谷永傳報德復怨師古注曰復亦報也復惡之義與復怨同言高渠彌因爲昭公所惡而遂弒之則其報復爲已甚矣故將爲戮也

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莊元年

樾謹按爲猶于也古于爲二字通用儀禮士冠禮曰宜之于假鄭注曰于猶爲也然則爲亦猶于也又聘禮記曰賄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爲然則爲亦可讀曰于也爲外禮也猶曰于外句禮也益上句築王姬之館于外乃是經文傳舉經文而釋之若但曰禮也則疑若通言築之爲得禮而無以明築于外之爲得禮故蟲于外二字而曰于外禮也爲外卽于外也莊二十二年傳竝于正卿釋文曰竝于本或作竝爲此爲于通用見於本書者也正義曰正爲築之于外是應變之禮

又曰爲之於外是其得禮之變也雖於傳義未失然不知爲外之卽于外則古訓湮矣

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六年

集解曰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

樾謹按衷與中古通用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禮春官序官注引作中正是其證也傳文衷字杜訓中者多矣閔二年傳用其衷僖二十八年傳天誘其中集解竝曰衷中也然則此傳衷字亦當訓中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猶言執其兩端用其中也哀二十七年傳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亦是段衷爲中正與此傳之義相近

衣食所安十年

正義曰公意衣食二者雖所以安身然亦不敢專已有之必以之分人

樾謹按傳文但言所安不言所以安孔義非也國語晉語曰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韋注曰安猶善也然則衣食所安一亦謂所善也言雖已之所善而必以分人也說文人部便安也是安與便同義猶言已之所便安耳

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十一年

集解曰忽速貌

樾謹按上文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杜解曰悖盛貌是悖與興義相應也忽訓速則與亡字義不相應豈亡可言速而興不可言速乎爾雅釋詁忽盡也詩皇矣篇是絕是忽毛傳曰

忽滅也忽訓盡又訓滅其亡也忽焉言其盡滅而無遺也文五年傳皋陶庭堅不祀忽諸亦盡滅之意

且寘人出伯父無裹言 十四年

集解曰無納我之言

樾謹按納我之言不可但謂之裹言杜解非也裹當讀爲理荀子解蔽篇制割大理而宇宙裹矣楊倞注曰裹當爲理是裹理古字通用理之言治也伯父無理言謂無訟治之言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衞侯何休注曰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衞侯使還國也訟治卽所謂理矣古聽訟之官曰理蓋訟于人謂之理故聽人之訟亦謂之理其義正相因耳今俗語凡爭辯曲直曰理論乃古之遺語也可證明理言之義

莫之與京 二十二年

集解曰京大也

樾謹按莫之與京猶云莫之與競也京當讀爲勍說文力部勍彊也凡彊者謂之勍相與爭彊亦謂之勍僖二十二年傳勍敵之人杜解曰勍彊也下文曰今之勍者杜解曰今之彊者謂與吾競者同一勍字而前後異訓蓋兩義正相因耳勍從京聲故此傳卽以京爲之杜讀如本字而訓爲大然莫之與大不辭甚矣

儉德之共也 二十四年

樾謹按杜氏不釋共字共當讀爲洪爾雅釋詁洪大也德之

洪也猶曰德之大也下文曰侈惡之大也洪與大文異而義同下文又曰先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猶云有大德也杜解曰以不丹楹刻桷爲其似未得其旨洪從其聲故卽段其爲之尙書大傳維時供祀六沴鄭注曰供謂大也供亦洪之段字也

女贄不過榛栗

正義曰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唯榛無說益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

樾謹按榛古作棻說文木部棻果實如小栗從木辛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棻栗是棻字本從辛得聲禮記郊特牲篇郊之用辛也南齊書卷九引盧植注曰辛之爲言自新潔也然則女摯用棻亦取自新潔之義孔氏謂取其虔于事非也

屯固 閔元年

集解曰屯險難所以爲堅固

樾謹按屯固猶純固也國語周語曰守終純固又曰敦龐純固又曰思慮純固竝其證也純從屯聲故屯卽與純通說經者不通古訓而但執易義求之乃曲爲之說曰險難所以爲堅固失之迂矣且屯卦彖辭爻辭皆不言難孔子作傳始曰剛柔始交而難生然則辛廖占易時恐未必有險難之說

令命以時卒閟其事也 二年

集解曰冬十二月閟盡之時

樾謹按閟當讀爲畢閟從必聲與畢聲相近考工記弓人天

子圭中必鄭注曰必讀如鹿車縪之縪卽其例也爾雅釋詁畢盡也杜讀閟爲畢故以閟盡釋之正義未能申明其義

授方任能

集解曰方百事之宜也正義曰授方授民以事皆有方法也任能其所委任信用能人也謂授民以事皆有方法非也

樾謹按孔氏以方爲方法是也謂授民以事皆有方法非也成十八年傳及襄九年傳竝曰官不易方昭二十九年傳又曰官脩其方國語周語亦曰官不易方晉語又曰官方定物凡言方者竝以官言不以民言也此傳言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則四民已皆包之矣又言授方任能則由民而臣言其能官人也授方者授之以百官之常法也任能者任用其才能之人也不授以方則無治法不任其能則無治人

授方任能衛之所以興也正義謂授民以事失其旨矣

五侯九伯 僖四年

集解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正義曰鄭元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牧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侯爲牧伯佐之言是周制其事無所出也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故先儒無同之者

樾謹按鄭義煩碎且每州一侯二伯亦無塙證其說固不可從矣詩旄邱篇正義引服注曰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與杜義同然禮記王制篇曰八州八伯正義引鄭志曰

畿內之州不置伯是古有八伯無九伯也以九伯爲九州之長亦臆說耳今按五侯九伯統言天下諸侯也周制有公侯伯子男五等而止言侯伯者舉中以包上下也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舉侯以包公舉伯以包子男也侯言五伯言九者數始於一而終於九焉是其義也自一至九五爲中數故古人之言凡至少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杯水一鉤金之類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叛者九國是也舉其中數則以五言之如左傳不可以五稔是也五侯舉中數九伯舉終數後人不達古語而曲爲之說宜皆不可通矣宣

十二年傳夷於九縣昭十二年傳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凡言五言九者皆此類也

取虢之旂 五年

正義曰旂者晉軍旂也而往取虢故云取虢之旂

樾謹按此直言戰勝而取虢之旂耳哀二年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鸞旗又十三年傳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解曰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然則勝敵而獲其旂古所恆有正義之說失之迂曲矣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九年

集解曰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

樾謹按上文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云云無一字及晉此忽

云晉將有亂義不可通葢宰孔之意謂齊將有亂非謂晉將有亂也爾雅釋詁曰在終也其在亂乎乃逆料之辭言齊之將終於亂也君務靖齊國之亂葢以代興諷晉也首止之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卽宰孔然則此數語卽勸晉叛齊之意杜氏未得其旨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 十二年

集解曰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正義曰應當也懿美也督正也言我善女功勳當女美德謂女功德正而不可忘宜受此禮

樾謹按應猶報也周易文言傳正義曰應者報也督當讀爲篤儁古文尚書微子之命篇用此文作曰篤不忘是也爾雅釋詁曰篤厚也應乃懿德謂篤不忘言以上卿之禮報女之美德且示相厚而不忘也杜解未了正義所說亦近迂曲矣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十五年

正義曰韓簡之意以爲惠公及禍自由先君獻公廢嫡立庶之敗德不由卜筮故云先君之敗德既定致公今及此禍可由筮數始生之乎

樾謹按正義所說甚爲迂曲非傳義也此句釋文有兩讀今按當以先君之敗德及絕句及讀爲急說文心部急從心及聲釋名釋言語曰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是及與急聲近義通急又通作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亟本亦作急

是也穀梁文十二年傳秦晉之戰已亟范注曰亟數也與此傳文法相似韓簡之意謂先君之敗德亟矣不可勝數也故曰先君之敗德及 句可數乎及乃急之段字急又亟之段字學者不知轉展相段之旨宜其不可通矣

是崇餘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一年

樾謹按祀當作禮上文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修禮承周禮而言紓禍承周禍而言因禮字古文作礼與祀相似又涉上崇明祀之文故誤爲祀耳國語周語宗祝執祀韋注曰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夫賓至不行祭禮安得云執祀祀亦禮字之誤也說詳國語此傳修禮之誤爲修祀猶外傳執禮之誤爲執祀矣

弗可赦也已 二十二年

集解曰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

樾謹按如杜解當於弗可絕句赦也已三字文不成義矣此五字宜連讀蓋卽違天必有大咎之意天固棄之君必興之是得罪於天也故曰弗可赦也已

不以阻隘也

集解曰不因阻隘以求勝

樾謹按傳文曰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算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下文子魚曰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是阻與鼓對隘與不成列對故又曰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鼓儳二字不平列則阻隘二字亦

不平列阻者扼也尚書堯典篇黎民阻飢正義引鄭注曰阻扼也方楚人之未既濟卽扼而擊之是謂阻其隘杜解未得其旨

金鼓以聲氣也

集解曰鼓以佐士衆之聲氣不言以佐聲氣杜解非也顧氏炎武補正曰聲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劉用熙曰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今按孟子言金聲而玉振之又曰金聲也者金聲下皆無之字與玉振之不同金聲而玉振之謂金聲始洪終殺必以玉聲振起之也說詳孟子顧氏習于時解遂若金聲與玉振一律因取以解此傳聲字失之矣且如其解謂宣

倡士卒之氣則此句當以氣字爲主下文曰聲盛致志乃言聲不言氣何也然則顧解亦非也今以文義求之金鼓以聲氣也與上句三軍以利用也一律氣當讀爲鎁鎁者怒也說文金部鎁怒戰也引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鎁今文四年左傳作愾杜解曰愾恨怒也蓋愾鎁義通凡怒謂之愾戰而怒一謂之鎁雖有從心從金之別實一字耳三軍之用在利不利則不可以用故曰三軍以利用金鼓之鎁在聲非聲則不見其鎁故曰金鼓以聲鎁

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二十四年

集解曰當二君世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

樾謹按余何有焉猶云余何愛焉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

也杜解曰有相親有也此有字義與彼同乃云於我有何義失之又襄二十九年傳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有亦親有之有言何愛於杞也杜云何有盡歸之則亦未得其義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

樾謹按杜氏不解貪字蓋卽以本字讀之然非也貪當讀爲探釋名釋言語曰貪探也探取天宅分也後漢書郭躬傳捨狀以貪情李賢注曰貪與探同是貪探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詁探取也探天之功者取天之功也國語周語曰而卻至佻天以爲己力不亦難乎韋注曰佻偷也偷亦取也淮南子說林篇偷肥其體高注曰偷取也此傳探天之功以爲己力與外傳佻天以爲己力文異而義同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

集解曰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正義曰鄭伯與三大夫每日省視當國官司令具其器用送之於氾而後聽其私政也

樾謹按省視官司令具器用而但曰省視官具則傳文爲不備矣顧氏補正引傅氏曰官司具器具於文較明然亦未得官字之義史記孝文紀五帝官天下索隱曰官猶公也然則官具與私政相對成義周官載師注司農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官具猶官田也公家之田謂之官田故公家之具謂之官具矣鄭伯以己之政爲私政因以天子之具爲官具先省視官具而後聽私政明先公而後私也官私對文今時

語猶然蓋古之遺言矣襄四年傳無失官命官亦公也蓋魯
尊事晉國故以晉命爲公家之命令也二年傳鄭子駟曰官
命未改補正引陸氏曰官命猶言公命其說是也以臣子言
之則君命爲公命以小國言之則伯主之命爲官命兩官命
義同卽彼傳官命可證此傳官具之義杜解兩官命異義正
義曲爲之說皆非也
王章也 二十五年

集解曰章顯王者與諸侯異
樾謹按廣雅釋器曰章程也素問氣交變大論篇政令者氣
之章王注曰章程也式也然則王章者猶言王者之程式也
如杜解則當云所以章王也文義方明而傳文爲不備矣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餕而弗食
集解曰徑猶行也正義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傳文爲徑故釋
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餕下屬爲句輒改
其字以規杜氏非也
樾謹按杜劉二說雖有上讀下讀之不同然實則此字皆贅
設也如杜說則但曰以壺飧從足矣何必曰從徑乎如劉說
則但曰餕而弗食足矣何必曰經餕乎且以情事言之重耳
與趙衰同行餕則俱餕重耳不食衰自無獨食之理此亦何
足爲異乎焦氏循左傳補疏曰徑小道也蓋衰本以壺飧從
重耳有時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亦餕而不食謂不以相違
而自私也從字絕句徑一字句餕而不食四字句按此說於

情事爲合惟句讀似尚未得徑字仍當上屬趙衰以壺飧從徑者謂以壺飧從小道也猶史記欒布傳所云從間道也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故謂之從徑師古注漢書張騫傳曰從由也是從徑卽由徑也韓子外儲說左篇以此爲箕鄭事其曰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雖與左傳紀載不同然可證其與重耳分道而行舊說均未得其義也

公使展喜犒師 二十六年

正義曰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

攇謹按說文無犒字漢斥彰長田君碑作勞醪醪亦說文所無蓋以犒師者必以牛酒故從牛又或從酉竝俗字耳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禮之注云故書犒爲稾鄭司農曰稾當爲犒惠氏棟左傳補注謂與服子愼枯槁之說合然師枯槁而饋之飲食則不枯槁矣乃反謂之槁師義實未安今以服氏枯槁之說推之其字實當作膏蓋因其枯槁而以酒食膏澤之也魯語曰使展喜以膏沐犒師疑古本國語作以膏沐膏師上膏字如字下膏字古報反襄十九年傳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釋文曰膏雨如字膏之古報反是其例也此傳犒字釋文曰苦報反與膏之之膏音正相近疑古本左傳亦作膏師故服氏以枯槁爲說耳玉篇食部又有餼字曰勞也蓋古義亡而俗字滋多矣

說禮樂而敦詩書 二十七年

正義曰敦謂厚重之
檢謹按敦治也猶言治詩書也詩閟宮篇敦商之旅鄭箋曰
敦治也是其義
民懷生矣
正義曰劉炫云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
檢謹按懷安也言民安其生也論語里仁篇君子懷德公冶
長篇少者懷之孔注竝曰懷安也是其義
楚子伏已而盬其腦二十八年
集解曰盬嗾也正義曰盬之爲嗾未見正訓葢相傳爲然服
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嗾女腦矣
檢謹按服氏葢讀盬爲餔餔從胡聲胡從古聲盬亦從古聲

故得通用餔之義爲食說文食部餔寄食也葢以隱十一年
傳言餔日四方故以寄食言之實非達詁昭七年傳正考父
鼎銘亦言餔日豈亦寄食之謂乎據爾雅釋言云餔饔也隱
十一年正義曰餔是饔別名今人以薄醬塗物謂之餔紙
餔帛則餔者以醬食口之名故云餔其口也此說得之醬謂
之餔而食醬亦謂之餔古義引申往往有此如飯字有符萬
扶晚二切即其例也得此說則雅訓與傳義均可貫通矣此
傳言餔其腦者腦亦柔物噉之與饔醬同故亦言餔也因段
盬爲之而其義遂晦矣
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集解曰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

樾謹按白虎通號篇曰君之爲言羣也是君與羣聲近義通管子大匡篇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王氏念孫謂君臣卽羣臣說見讀書襍志此傳君臣不協君臣亦卽羣臣也故下文曰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又曰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皆以居者行者爲言居者行者卽所謂羣臣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君臣不協與下文不貫矣

獻俘授馘

集解曰授數也

樾謹按授不訓數當讀爲受周官典婦功凡授嬪婦功司儀登再拜授幣鄭注竝曰授當爲受是其例也獻俘受馘文異而實同自下言之謂之獻自上言之謂之受矣

刖鉞莊子

樾謹按刖當作則字之誤也尚書康誥呂刑竝有劓則之文康誥篇正義引鄭康成說以則爲臣從君坐之刑所謂臣從君坐者卽據此傳爲說因鉞莊子爲坐而得則刑故云然是鄭所見左傳作則也若如今本作刖則左傳言刖者多矣莊十六年刖強鉏成十七年刖鮑牽豈得概謂之臣從君坐乎乃因此傳則誤作刖或幷疑尚書則字亦當作刖誤矣

踐修舊好文元年

集解曰踐猶履行也

樾謹按履行而修舊好甚爲不辭踐當讀爲纘詩崧高篇王纘之事釋文引韓詩作王踐之事是踐與纘古字通用踐修舊好卽纘修舊好說文糸部纘繼也經典通作纂爾雅釋詁纂繼也國語周語纂修其緒纂與踐竝纘之段字

子雖齊聖二年

集解曰齊肅也

樾謹按齊猶明也禮記祭統篇曰齊者精明之至也北堂書鈔卷九十引白虎通曰齊者言已之意念專一精明也是齊有精明之義故古人每以齊明竝言禮記中庸篇齊明盛服國語周語其君齊明衷正荀子脩身篇齊明而不竭皆其證也齊聖猶言明聖耳詩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公訓齊爲正則

古義之湮久矣

晉侯伐秦圍邱新城四年

集解曰邱新城秦邑也

樾謹按新城疑卽邱非二邑也蓋秦人新於邱邑築城故謂之新城晉人用司馬法攻其所產故傳稱圍邱新城也僖六年經書伐鄭圍新城傳曰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杜解曰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正義引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然則秦之新城亦猶鄭之新城矣又按僖四年傳太子奔新城杜解曰新城曲沃曲沃之爲新城疑亦以新築城得名雖曲沃爲晉宗邑故宜

有城然傳稱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則太子之居曲沃亦必因其舊城而新之可知也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杜云宋地宋之新城疑亦此類僖十八年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新里新城義正同耳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正義曰湛露詩云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陽謂日也言天子當日諸侯當露也

樾謹按當猶對也南方爲陽天子南面而立故當陽也禮記郊特牲篇曰君之南鄉答陽也鄭注曰答對也是其義矣正義失之

陳之藝極六年

集解曰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

樾謹按藝極一也國語魯語曰貪無藝也晉語曰貪欲無藝韋注竝曰藝極也是極與藝同義藝準也極亦準也故詩殷武篇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毛詩作極韓詩作則是極字卽有準則之義杜分藝極爲二義失之

事長則順

樾謹按事猶立也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字亦作傳周官太宰職以任百官鄭注任猶傳也釋文曰傳側吏反猶立也賈疏曰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傳蓋傳卽事

之變體古字止作事事長則順與此傳文異而義同
傳立長則順與此傳文異而義同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 八年
集解曰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衞地以封之今幷還衞也
檢謹按公壻池乃晉大夫不過采地而已非建國爲附庸不
得言封也成十四年傳許人平以叔申之封杜解曰四年鄭
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
求和於鄭然則此傳公壻池之封與彼傳叔申之封文義一
律蓋晉侯曾使公壻池定其封疆故卽謂之公壻池之封耳
乃皆出戰交綏十二年
集解曰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
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正義曰綏訓爲安蓋兵
書務在進取恥言其退以安行卽爲大罪故以綏爲名焉
檢謹按綏與退古同聲禮記檀弓篇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
衣鄭注曰退或爲妥玉篇肉部腿他儡切腿脛也本作骽竝
其證也交綏卽是交退乃古文同聲叚借之常例正義引舊
說訓綏爲卻得其旨矣乃又以綏之訓安附會其義反失之
也
能賤而有恥 十三年
正義曰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
檢謹按能與耐古字通詩漸漸之石篇鄭箋曰豕之性能水
釋文曰能本又作耐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鼁錯傳其性能

寒師古注竝曰能讀曰耐是也能賤猶曰耐賤一切經音義引蒼頡曰耐忍也

莒紀公生太子僕十八年

集解曰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

檜謹按紀乃莒邑名昭十九年傳莒子奔紀鄣杜解曰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是也紀公葢以邑爲號者成八年傳與渠丘公立于城上杜曰渠丘公莒子朱也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然則莒子庶其號紀公亦猶莒子朱號渠丘公矣

德以處事

集解曰處猶制也

檜謹按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處亦謂之處魯語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其義也故處卽有審度之義呂氏春秋有始覽曰察其情處其形處猶察也淮南子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處猶相也此傳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處亦猶觀也度也漢書谷永傳曰臣愚不能處也淮南子主術篇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其義竝同史記扁鵲倉公傳醫之所病病猶處病也處與所同義

其器則姦兆也

集解曰兆域也

檜謹按兆雖訓域然姦兆二字文義未安兆當讀爲佻國語周語曰姦仁爲佻此姦兆佻之義也其下文曰畔國卽讎佻也莒僕弒君父而奔魯乃正畔國卽讎者故謂之佻矣

謂之八愷

集解曰愷和也

樾謹按下文謂之八元杜解曰元善也八元八愷名異而實同愷亦善也詩桑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故凡有大義者卽有善義六月篇采芑篇毛傳曰元大也呂氏春秋不屈篇高注曰愷者大也元愷同爲大卽同爲善矣廣雅釋詁凱與賢竝訓大凱卽愷字也賢爲善亦爲大愷爲大亦爲善其義正可互明上文曰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以善與凶對言元愷皆訓善方與下文四凶相對杜訓愷爲和未得其義

掩義隱賊

正義曰掩蓋義事而不行隱蔽其外而陰爲賊害也

樾謹按掩義與隱賊一律掩猶隱也義猶賊也大戴禮千乘篇曰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姦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諜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此傳義字正與彼同義也賊也皆不善之事故掩蓋之隱蔽之也學者但知義爲仁義之義而不知古書義字有作姦邪解者管子明法解篇曰姦邪之人用國事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者多矣是大義卽大姦也王氏念孫曰義與俄通俄姦也得其旨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六終

長沙王 闓運 善化劉 鐸 校